

章太炎的白話文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5395B

編者短言

太炎先生是中國文學界的泰斗，這是誰也知道的，並且誰也樂意承認的。不過他著的書，往往因說理太深，又用的是「老氣橫秋」的文言，初學的人，看了總覺得不大舒服。因此便自然發生一種要

求：就是，怎樣能直接聽他的講？好了！有了！你們的唯一講

就是這本書。這本書的特色：第一，章先生一生親筆做的白話

極少，編者煞費苦心，才收集這幾篇；第二，篇數雖少，差不多

把求中國學問的門徑，與修身立世之道，網羅無遺，讀之既增知識，

又可以培養道德；第三，以極淺顯的白話，說最精透的學理，可以作

章太炎的白話文 編者短言

二

白話文的模範——這是編者願介紹於大家的主要特點。

吳齊仁識於一九二一，一月。

章太炎

自話文目次

- 一 留學的目的和方法
- 二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
- 三 常識與教育
- 四 經的大意
- 五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
- 六 論諸子的大概
- 七 中國文字畧說

章太炎的白話文 目次

一 留學的目的和方法

做一件事，說一句話，最怕的別人要問：甚麼緣故？現在諸君在這邊留學，是甚麼緣故？又問回家去教育子弟，是甚麼緣故？

大概總說求學是要使自己成有用之材，教育是要他人成有用之材；這句話，原是老生常談。但看起來，有幾分不對：致用本來不全靠學問，學問也不專爲致用，何以見得呢？你看別國的政治學者，並不能做成政治家：那個政治上的英雄偉人，也不見他專講究政治學。

政治本來從閱歷上得來的多，靠書籍上得來的少。就像中國現在，袁世凱不過會寫幾行信札，岑春煊并且不大識字，所辦的事，倒比滿口講政治的人好一點兒。又向實業一邊看來，日本農科大學的學問

，頗還好了，也該有幾分行到民間，但民間農業仍舊不好：論到日本田邊一看，秋收以後，樁子還在，並不知道收後要耕一次。直到來年下種，方才去耕。所以每年收穫，不過同中國山東一樣。中國江蘇，浙江，江西的農人，兩隻黃耳朵，並沒有聽人說過甚麼農學，收穫倒比日本加倍。固然幾分靠着地質，到底是農人勤耕美糞的力居多。可見在致用上，第一要緊是閱歷，第二要緊是勤勞，書本子上的學問，不過幫助一點兒，那裏有專靠幫助的！學問本來是求智慧，也不專爲致用，中國古代的學問，都趨重致用一邊：因爲當時的人，只有看外邊的眼光，沒有看裏邊的眼光。覺得學了無用，不如不學。但到戰國時候，已經漸漸打破：近來分科越多，理解也越明，自己爲自己求智識的心，比爲求世界求實用的心，要强幾倍，就曉

得學問的眞際，不專爲致用了。況且致用的學問，未必眞能合用：就使眞能合用，還有一件致用的致用：倒不得不碰機會。機會不巧，講致用的還是無用。專求智慧，只要靠着自已，並不靠甚麼機會。假如致用不成，回去著書立說，那件致用的方法，又是各時各代不同。近幾代有用的，將來又變成沒用，這書也就廢了。不是枉廢精神麼？至於專求智慧，見得幾分眞理，將來總不能泯沒。就有一點兒漏洞，總不會全局都翻。這書倒還可以傳到後來。照這兩樣看起來，講學問的，又何苦專向致用一路呢！在政府設許多學校，原只望成就幾個致用的人，至於學生求學，以及教人求學，就不該專向致用一面。大概諸君心裏，自己都曉得有自己，也曉得他人都有自己，未必是專向外邊去馳逐的。

還有人說：求學是爲修養道德，教人是爲使人修養道德。兄弟看起來，德育，智育，體育，這三句話，原是該應並重。不過學校裏邊的教育，倒底與道德不相干。兄弟這句話，並不是像教士的話，說道德都在禮拜堂裏。但道德是從感情發生，不從思想發生。學校裏邊，只有開人思想的路，沒有開人感情的路。且看農工商販，有道德的儘多，可見道德是由社會薰染來，不從說話講解來。學校裏邊，修身的教訓，不過是幾句腐話，並不能使人感動；再高了，講到倫理學，這不過是研究道德的根原，總是在思想上，與感情全不相關。怎麼能夠發生道德出來！況且講倫理，講修身的教習，自己也沒有甚麼道德；上堂厚了面皮，講幾句大話，退堂還是吃酒，狎妓。本來他爲自己的飯碗，不得不虛應故事，去講幾句。俗語說

的，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』，這個就是倫理學教師的職分！說話

與感情本沒相干：自己的道德，又不能爲學生做表儀，要想學生相觀而善，不是『煮沙成飯』麼！不單是這樣說，先生就果然有道德，也未必能成就學生，何以見得呢？中國的孔夫子，道德就不算極高

，總比近來講倫理學的博士要高一點：教出來的學生，德行科也只有四個，其餘像宰我就想短喪，冉有就幫季氏聚斂，公伯寮還要害自己同學的人，有甚麼道德！鄭康成的道德，能夠感化黃巾，倒是及門的郝慮，害了孔融，又害了伏后，始終不能受鄭康成的感化。後來幾位理學先生，像二程的道德，也算可以了。教出來的學生，有一

個邢恕，和蔡京，章惇一黨，名字列在宋史姦臣傳裏。孔子，鄭康

成，二程，道德是本來高的，所設的又是學會，不是學校。先生學

生的親切，總不像學校裏頭：見面日久，還不識學生的姓名，尙且有一般學生，反背道德的，何況入廣大無邊的學校？從空口大話的教

習？於道德有甚麼益處！兄弟看來，大凡一處地方，人聚得越多

，道德就越腐敗：像軍營，寺院，學校，都是一樣，寺院裏邊的人，滿口高談道德，還有許多戒律約束他，道德尙且不好；軍營裏邊，有極嚴厲的軍法，偏得軍人一步不得自由，也不過勉強把面子糊了去；學校裏邊，規則本來較寬，實在也不能用嚴厲的法子硬去偏束，空空的聚了許多人，道德自然難得好的：就有幾個好的，或者天資本來醇厚，或者是從他的家教得來，或者所交的朋友，都還是品行端方，所以不很走作，並不是學校能夠養成他的道德。但一切講教育的人，總要把德育的話敷衍門面，不過因為道德是人間必不可少的東西，若

開口說我這個學校裏不講道德，面子有點兒過不去，所以只好撐這個虛架子。究竟學校裏面所講的，在智育一面多，在德育一面少。就有幾句修身倫理的話，只像唱戲，先要天官出場，到底看戲，並不要看天官。跳天官的也不是有名脚色。學生聽講的，並不要聽倫理修身的話；講倫理修身的，也不見得是有道德的人。諸君不要說兄弟的話太刻薄，只要自己問一問自己的心，再向上看一看那個教習，一定要說兄弟的話是先得我心了。如果揭開簾子，說幾句亮話，只要說學校本來是爲智育，並不是爲德育，道德果然不可缺乏，却並不是學校的教育所能成就。諸君果然道德完具，也不能在學校裏頭，把道德送給他人。以後從事學校的教育，可以拏定主意，向智育一方法，不必再裝門面，向德育一方法。

照以上的話，求學不過開自己的智，施教不過開別人的智。是

最大的坦途了。既然求智，就應該把迷信打破，迷信不是專指宗教

一項；但凡不曉得那邊實際，隨風逐潮，胡亂去相信那邊，就叫做迷

信。中國十幾年前，相信歐洲的學問，沒有路去求，求着教士，就

覺得教士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；後來聽得福建嚴幾道的話，漸漸把迷

信教士的心破了。又覺得嚴幾道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後來有游學

日本的風氣，漸漸把迷信嚴幾道的心又破了。又覺得日本的博士，

學士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及到日本了，曉得分科，也知道一個人

不能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但看日本全體的學者，依然覺得無所不知

，無所不能，不是一邊的迷信破了，一邊的迷信又起麼？歐洲所

有各科的學問，日本人學了一科，到底能否登峯造極？沒有歐洲的

學者來對質，總不能破。就有歐洲的學者要來對質，不識得日本字，也難得破。至於中國的各種學問，日本的深淺，兄弟已經略略看得明白了。現在不必揭他人的短處，只說諸君回去施教，若信了日本的語，就要防學生的伏兵，且看中國歷史一項，一部綱鑑易知錄，向來中國畧讀書的人，是看得最淺陋的，但到這邊來聽的歷史，一部支那通史，翻來復去，繚繞了許多，比易知錄更加淺陋。學校以外，就有幾個講歷史的人，只記得一點兒事蹟，許多正史的書志，早已拋在九霄雲外，並不是專忘記細碎，連大端也實在不講。萬一學生看過資治通鑑，或者又看過幾卷志，問出一句話來，先生不曉得，恐怕只好說：『你在圖書集成，冊府元龜，裏頭翻來的僻事，那裏能夠記得許多！』過了一會，學生就拏這部原書，折了一隻角，放在

先生案上，豈不是遇着伏兵，沒有處躲閃麼？中國的地理，本來有

許多沿革，有一位甚麼博士，把湖北楊惺吾做的沿革圖鈔去，改頭換面，變爲自己的著作：稱爲支那疆域沿革圖，已經好笑了，還有那邊畫的中國地圖，一省裏頭，臚列了許多府，却是缺了一兩府；一府裏頭臚列了許多縣，卻是缺了一兩縣；所缺的府縣，並不是於形勢上無關緊要；所列的府縣，又不是於形勢上最關緊要。不過那邊畫圖的人，精神錯亂，偶然忘了，萬一學生來問，某省的某府，某府的某縣，現在在甚麼方位？古來叫甚麼名字？請問怎麼樣答對呢！只好說：『恐怕沒有這一府，這一縣，是你隨口編造，』那個時候，學生取出中國自造的地圖來對質，不是又遇了伏兵，到轍亂旗靡的地位麼？中國的哲學，近的是宋明理學，遠的是周末九流，近來那邊人

，也略略把周末九流隨口講講：有一位甚麼博士，做一部支那哲學史，把九流的話，隨意敷衍幾句，只像西游記說的豬八戒，吃人參果，沒有嚼着味，就囫圇吞下去，那邊的人，自己有一句掩飾的話，說我們看漢土的書籍，只求他的義，不求他的文：這句話只好騙騙小孩兒，仔細說來，讀別國的書，不懂他的文，斷不能懂他的義，假如有人不懂德國文字，說我深懂得康德的哲學，這句話還入耳麼？說是這樣說，到底掩飾不過去，那位博士，不知不覺把史記裏頭「士爲知己死」一句話，引做論語的話了。若是相信了這位博士的話，回去施教，學生隨便舉一句古書，問先生在那一部書？先生就不免對錯。到後來學生取出史記，論語來對校，說這句話，果在史記上，並不在論語上，我想先生只好說日本的古本論語，還在漢石經，唐石經以前

，有這句話，豈不是又遇着一路伏兵，把先生的脚都陷了下去麼？

中國的文法，本來句句順的；那邊的文法，是顛倒的居多；所以那邊幾個大儒，做了幾百年的漢文，文理總不很通。宋朝以後的文章，

還勉強看得下去，唐朝以前的文章，就看不下去。他自己說：只求

義不求文，到也罷了！却有一個什麼學士，自出心裁，做了一冊漢

文典，硬用那邊的文法，來強派中國的文法，有一大半不通。本來

中國有一部馬氏文通，做得頗好；近來有人說馬氏的書舊了，倒是這

位學士的好。唉！真是好笑。別的新舊，文字的通不通，也有

新舊麼？中國沿海的人，已經迷信了，只望內地的人和日本留學生

糾正幾分，假如不能糾正，反用了那學士的書做文法參攷書，自己的

文章，也必定變做不通，何況去教學生？萬一學生看了先生的文章

，在牆背後指天畫地的笑，先生怎麼能夠自己解說？恐怕只好說：

「現在的新文法，要不通才算通，」豈不是又遇了一路伏兵，使先生進退無門麼？唉！真是苦！學生的伏兵很多，先生的軍備很少！

在中國做先生，不像日本做先生的容易：一邊是學生程度已經整齊，一邊是學生程度還沒有整齊。入京師大學的，或者只有入得小學校的程度；入小學中學的，或者也有入得大學校高等學校的程度。

先生的智識，要百倍於教科書，十倍於學生，方才支持得下，（爲甚麼比教科書要高百倍？比學生只要高十倍呢？因爲學生的智識，

頗有在教科書之上的。）不然，就一生要吃苦了！（這句話，也並不專爲應對學生起見，其實自己本來應該要有這種智識。）問這個苦是誰給你吃的？也怪不得日本教習，只怪自己迷信。兄弟近來有幾

句話，使許多人解一解迷信，甚麼話呢？說日本人學歐洲的學問，

第一是從歐洲人那邊直接受來的，第二是懂得語言文字以後，再去研究的，第三是分科學習，不混在一起的，所以破綻還少。對着中國學問就不然，一向是不從中國學者親受，也不學中國語言文字，也不知分科去求，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夢，至今沒有醒悟。還有許多自己不懂，向橫濱，長崎的商人去問（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），還有幾個江湖遊客，捏造許多古事古跡來，有意誑騙他們。以前是這邊騙那邊人，現在那邊受了這邊人的騙，又轉來騙這邊人。假如諸君見着幾個商人遊客，想來總不把學問的話去請教他。現在轉了一個小灣，倒不知不覺入其玄中，自己想想，好笑不好笑？得了這一聲笑，迷信自然瓦解冰消了。以上單說關於中國的學問，若關於歐洲

的學問，想來必有破綻，且等歐洲人來破。

各種的迷信都破了！在求學上也有益，在施教上也有益。不過學問既然爲求智慧，得了前人已成的學問，不可將就歇手，將就歇手，自己仍沒有自己的心得。要知道智識與道德，原是不同：道德或者有止境，智識總是沒有止境。以前的人，積了幾千年的智識，後人得了這個現成，又發生自己的智識來，就比前人進了一級。現在看當時的後人，又是前人，應該要比他更進一級。學問才得新新不已。兄弟這句話，不是教人捨舊謀新，只是教人溫故知新。大概看前人已成的書，彷彿是借錢一樣：借了來，會做買賣，贏得許多利息，本錢雖則要還債主，贏利是自己所有。若不會做買賣，把借來的錢，死屯在窖子裏頭，後來錢還是要還債主，自己卻沒有一個贏

餘，那麼就求了一千年的學，施了一千年的教，一千年後的見解，還是和一千年前一樣，終究是向別人借來的，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！

如果說自己沒有，只好向別國去求，別國的學問，或者可以向別國去求，本國的學問，也能向別國去求麼？就是別國的學問得了來，還

是借來的錢，必要想法子，去求贏利，才得歸自己享用，若只是向別國去求呢，中國人沒有進境，去問歐洲人，歐洲人沒有進境，又去問甚麼洲的人呢！諸君現在所駐的這一國，他本來自己沒有學問，所

以只向別國去求：求得了以後，也不想再比那國的人更高，原是這一國的舊習使然。所以歐洲人好比寫信的人，這一國的學生，好比接信的人，這一國的博士學士，好比郵便局送信的人。到學生成就了

，學生又做第二個送信的人。總是在送信的地位，沒有在寫信的地

位。中國就不然：自己本來有自己的學問，只見一天精密一天，就是采取別國，也都能夠轉進一層。且看中國得歐洲的學問，以前只有算法一項：徐光啓送信以後，梅定九又能夠自己寫信，李壬叔，華若汀先做送信的人，後來又能夠做寫信的人。只望將來各項學問，都到寫信的地位，那個求學施教的事，才得圓滿呢！臨了還要說一句話，書籍不過是學問的一項，真求學的，還要靠書籍以外的經驗，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，真施教的，還要靠學問以外的灌輸。現在只論施教的事，假如諸君智識，果然極高，在近來學校裏頭，能夠不能夠施展呢？恐怕不能！因為學校不論在公在私，都受學部管轄，硬要依着學部的章程，在外又還要受提學使的監督，學部和提學使，果然自己有一件專長的學問，倒也罷了，但現在學部是甚麼人？看

來不過是幾個八股先生。各省的提學使，是甚麼人？看來不過是幾個斗方名士。章程也不能定得好，監督也不能得當，不過使有知識的教習，不能施展，反便宜了無智識的教習，去誤一班學生。況且現在教習，對着提學使，隱隱約約有上司下屬的名分，可不是和老教官一樣麼？別國雖然也有這一個風氣，原不能說是好制度，中國向來教官只是個虛名，實在施教的，還是書院裏頭的掌教。掌教一來不歸禮部管轄，二來不是學政和地方官的屬員，體統略高一點。所以有學問的人，還肯去做。如果照現在的制度，智識高的人，反做智識短淺的人的屬員，看甘心不甘心呢？或者爲了飯碗，也甘心了。但臨了必有許多後悔。且看四川有位廖季平，經學是很有獨得的。（廖季平的經學，荒謬處非常多，獨得也很不少。在兄弟可

以批評他，別人恐怕沒有批評他的資格。）屈意去做高等學校的教習，偶然精神錯亂，說了幾句荒謬的話，那個提學使和他向來有恨，就把他趕走了。外邊頗說提學使不是。兄弟看來，誰教這位季平先生，屈意去做提學使的屬員？直到趕走，悔之無及，倒是這位季平先生，自取其咎。假如諸君有一科的學問，和廖季平的經學，有一樣的程度，願諸君再不要蹈廖季平的覆轍罷！諸君如果說，師範學生，受了官費，不得不盡義務，就不是師範學生，要尋飯碗，又怎麼樣呢？兄弟替諸君想一個法子。一面不妨充當教習，一面可以設個學會。學會不受學部的管轄，也不受提學使的監督，可以把最高的智識，灌輸進去。後來有高深智識的愈多，又可以再灌輸到學校去。這句話，並不是兄弟有意看輕學校。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

史，在官所教的，總是不好。民間自己所教的，卻總是好。又向旁邊去看歐洲各國，雖然立了學校，高深的智識，總在學校以外，漸漸灌輸進去。學校也就帶幾分學會的性質，方得有好結果。大概學校彷彿是個陂塘，專靠陂塘，水總不免要乾，必得外邊有長江大河，展轉灌輸，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。所以說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分。求學校的進步，必定靠着學校以外的東西。假如諸君又專去迷信學校，兄弟的話，也就無可說了！

二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

六百年前，宋朝有個文天祥說的：『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？』十七史尙且無從說起，何況中國全部的學問，比十七史更廣？但教育的事，和博覽不同；更沒有到講學的地位。只是看人的淺深，見機說法，也就罷了。現在把中國開化的根苗，和近代學問發達的事蹟，對幾位朋友講講。就可以曉得施教的方法，也使那邊父兄弟，曉得受教的門徑。

中國第一個開化的人，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麼？第一個造文字的人，不是四千年前的老蒼頡麼？第一個宣布歷史的人，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麼？第一個發明哲理的人，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

老子麼？伏羲的事，並不能實在明白；現存的只有八卦，也難得去理會他。其餘三位，開了一個法門；倒使後來不能改變。並不是中國人頑固，其實也沒有改變的法子。

蒼頡造字，當初只有「指事」，「象形」兩件條例。甚麼叫做指事？就像上下兩個字，古篆只作𠄎；不過是指個方向。其餘數目字，像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都也叫做指事；和號碼也差不多。甚麼叫做象形？就像古篆日字作☉，月字作☾，水字作𠄎，火字作火；是像他的形勢；所以叫做象形。

當初蒼頡造字的時候，只有這兩種例，字都是獨體的。蒼頡以後，就漸漸把兩個字和合起來，變了合體的字，所以又有「形聲」，「會意」兩件條例。甚麼叫做形聲？一旁是字的形，一旁是字的

聲；所以叫做形聲。」譬如水有各項，不能統統都叫做水；自然別有「二句話。」要寫這個字出來，若照着象形的例，仍還是個「𠂔」字；不能分別。所以在水字傍又加一個聲音去指定他。譬如江字水旁加個「工」，河字水傍加個「可」；水就是形，「工」和「可」就是聲。甚麼叫做會意？把兩個字的意思和合起來成一個意，這就叫做會意。譬如人旁加個「言」字，就是信字；見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話，只是狗吠雞鳴一樣。止上加個「戈」字，就是「戠」字；案楷書寫成武見得別人舉動干戈，我能去止住他，就是「戠」。這個「指事」，「象形」，「形聲」，「會意」，四件條例，造字的法子畧備了。

但是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里的地面，中國的本部，從黃帝到現在，有四千年，沒有甚麼大加減。同是一句話，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；所以後來又添出「轉注」一件條

例來。甚麼叫做轉注？這一瓶水，展轉注向那一瓶去；水是一樣，瓶是兩個：把這個意思來比喻，話是一樣，聲音是兩種；所以叫做轉注。譬如有個老字，換了一塊地方，聲音有點兒不同；又再造個考字。有了這一件條例，字就多了。但是人的思想，萬變不窮，說話也萬變不窮，卻往往就這個意思移做別個意思。所以一個字往往包容得三四個意思；又添出「假借」一件條例來。譬如令字，本來是號令，後來發號令的人，也就叫做令；不必別造一個令字。長字本來是長短的長，後來看成年的人，比小孩兒身體長些，也就叫做長；年紀老的也叫長；做了官，在百姓的上，也就叫做長。有了這一件條例，字就省造許多。這個「指事」，「象形」，「形聲」，「會意」，「轉注」，「假借」六條例，併起來叫做六書。二千九百年前，周公

做周禮的時候，就有六書的名目。不過蒼頡造字以後，誰人把獨體的字，合做合體的字？這個却沒有明據。蒼頡造的字，叫做古文

；後來合體的字，也叫做古文。到二千七百年前，周朝有個史籀，

又把古文整理一番，改了許多新形；叫做「籀文」，也叫「大篆」。

到二千一百年前，秦朝有個李斯，又把大篆減省些；叫做「小篆」。

那古文，大篆，小篆，三項，雖有不同，祇是略略改變。秦朝又

把小篆減省，叫做「隸書」，現在通行的「楷書」，也還就是隸書。

漢朝又把隸書減省，叫做「草書」，現在也是通行。當初用隸書草

書的人，不過爲寫字煩難，想個方便法門：不曉得通行以後，寫字就

快，識字就難了。識字爲甚麼難呢？隸書形體方整，象形字都不

象了。況且處處省筆，連這兩個字是那兩個字合起來的，都看不出

，一點一畫，覺得沒有甚麼意思。小孩子識字的時候，不得不用強記，所以識字就難。有說中國字何不改成拼音？我說這個是全不合情理的話。歐洲各國，本來地方不大，蒙古，滿洲，地方雖大，人數極少，合起來不過中國十六七縣的人口，一國的說話，聲氣自然一樣：所以可用拼音，那個印度就不然，地方和中國本部差不多大，說話分散七十餘種，卻還要用拼音字，這一處的話，寫成了字，到那一處就不懂了。照這樣看來，地方小的，可以用拼音；地方大的，斷不能用拼音字。中國不用拼音字，所以北到遼東，南到廣東，聲氣雖然各樣，寫一張字，就彼此都懂得：若換了拼音字，莫說遼東人不懂廣東字，廣東人不懂遼東字，出了一省，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，豈不是令中國分爲幾十國麼？況且古今聲氣，略有改變，聲氣換了

了，字不換，還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；聲氣換了，連字也換，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。且看英國人讀他本國三百年前的文章，就說是古文，難得了解，中國就不然，若看文章，八百年前宋朝歐陽修，王安石的文章，仍是和現在一樣。懂得現在的文章，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。若看白話，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滸傳，現在也都懂得。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語錄，也沒有甚麼難解。若用了拼音字，連水滸傳也看不成，何況別的文章？所以爲久遠計，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。有說拼音字寫起來容易，合體字寫起來難。這個也不然。中國的單音語，一字祇有一音，就多也不過二三十筆，外國的複音語，幾個音拚成一音，幾個音連成一字，筆畫也很不少。中國人若是兼學草書，寫起來只有比拼音字快，沒有慢的。有說拼音字容易識

，合體字難識。這個也不然。拼音字只容易識他的音，並不容易

識他的義。合體字是難識他的音，卻是看見魚旁的字，不是魚的名

，就是魚的事；看見鳥旁的字，不是鳥的名，就是鳥的事；識義倒反容易一點。兩邊的長短相校，也是一樣。原來六書的條例，最是

精密，斷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幾個象形字一樣。若說小孩子識字煩難

，也有一個方便法門，叫他易識：第一，要把說文五百四十個部首，使他識得，就曉得造字的例，不是隨意湊成的，領會得一點，就不用專靠強記；第二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，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，但拼音只把這個音當這個字，反切却是把音注在字旁；叫他容易喚出音來，並不是就把這個音去代那個字，所以反切與拼音，用法不同，但前人做反切隨便把字取來使用，那個能反切的字，尙且讀不準音，何況所

反切的字，怎麼讀得準音呢？現前只照三十六字母，改換二十六個

筆畫最少的字，又照廣韻二百六韻，約做二十二韻，改換二十二個筆

畫最少的字：上字是紐就是別國人喚做子音的，下字是韻就是別國人喚做母音的，兩字一拚，成

了反切，注在本字旁邊。大凡小孩子們識了五十八個字，就個個字

都反切得出來了。但聲音要照廣韻讀，果然不可用土音，也不可用

北京音。土音果是各處不同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，都用不着。我

以前曾將五十八個字寫出，將來就可以用得哩！第三，要兼學草書

，爲臨時快寫的方便。但不可專用草書，不寫正字，草書不過是補

助的東西罷了！至於當教習的朋友，總要備段注說文一部，廣韻一

部，四聲切韻表一部，書譜一部，非但要臨時查檢，平日也要用心看

看。最小的書，像文字蒙求山東人王筠做的，只有薄薄一本，也好給學生講講。就曉

得文字的妙處了。以上是論教文字的法子。

再說歷史，爲甚麼說孔子宣布歷史呢？以前中國的歷史，只有

尚書，敘事不大周詳，年代也不明白。又還只是貴族政體的時代，民間只識得字，通得文理，並沒有歷史讀。歷史只是給貴族讀的。

孔子以前三百年的時候，纔得有春秋出來。用編年的體例，敘事

也都周詳，卻還只許貴族讀的。孔子以前一百多年，山東有一個齊

國，宰相叫做管仲，頗要民間看看歷史，也只爲替他政府辦事，沒有別的好心腸。但那個時候，民間看見春秋的是少得很。管仲想個

法子，凡有讀得春秋的，給他值二十兩黃金的衣服，五方里的田，看他的貴這樣重，就曉得讀春秋的少了。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，很不

願意貴族政體，所以去尋着一個史官，叫做老子，拜了他做先生。

老子就把史書都給他看，又去尋着一個史官，叫做左丘明。兩個人把春秋修改完全，宣布出來，傳給弟子，從此民間就曉得歷史了。以前民間沒有歷史，歷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圖書館。政府倒了，歷史也就失去。自從孔子宣布到民間來，政府雖倒，歷史卻不會亡失；所以今日還曉得二三十年以前的事。這都是孔子的賜了。孔子以後三百多年，漢朝有一個史官，叫做司馬遷，又做成一部史記。又過了一百多年，又有一個史官，叫做班固，又做成一部漢書。那個體裁是紀傳體，雖和春秋不同，但總是看個榜樣，摹擬幾分。所以史記，漢書的事，仍復可以編排年月，後來人又照着史記，漢書的體做去，一代有一代的史，到如今有二十四史。假如沒有孔子，後來就有司馬遷，班固，也不能作史。沒有司馬遷，班固的史，也就

沒有後來二十二部史。那麼中國真是昏天黑地了！二十四史，現在稱爲正史。此外編年的史，一千六百年前，漢朝有一個荀悅，做一部漢紀。一千四百年前，晉朝有一個袁宏，做一部後漢紀。九百年前，宋朝有一個司馬光，做一部資治通鑑。就是從春秋以後到宋朝以前爲止，歷代的事都有了。一百年前，有一個邵晉涵，替畢沅做一部宋元通鑑。這種都是編年的書，比看正史畧爲簡便。但是典章文物，不如正史詳明。此外還有紀事本末體，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樞開頭，摹仿尚書。近來有七種紀事本末，比看編年體更簡便，只是要緊的事，並不在事體大小，紀事本末，只有大事，沒有小事，就差了。至於典章制度的書，是仿周禮，儀禮，禮記做的。二千一百年前，唐朝有個杜佑，做了一部通典，算第一美備。後來還

有通志，通考，比通典萬萬不如，合起叫做三通。還有續三通，到清朝的三通，合起叫做九通。這四種書都是最大的歷史。論開頭的，只是孔子一人。所以孔子是史學的宗師，並不是甚麼教主。史學講人話，教主講鬼話，鬼話是要人愚，人話是要人智，心思是迥然不同的。中國人留心歷史的多，後來卻落個守舊的名目。不曉得歷史的用處，不專在乎辦事。只是看了歷史，就發出許多愛國心來，是最大的用處。至於辦事，原是看形勢變遷，想個補救的法子，歷史不過做個參考，原不是照着他做。卻是中國歷史上的美事，現在人都不經意，不過看了些奇功偉業，以為辦事可以頃刻而成，這真是顛倒的見了。還有人說，中國的歷史，只是家譜一樣，沒有精采。又說，只載了許多戰爭的事，道理很不敷。這種話真是可笑極

了，中國並沒有鬼話的宗教，歷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。不用教主生年排次，就是看成家譜，總要勝那個鬼譜。以前最好的歷史，像春秋，史記，漢書，學術，文章，風俗，政治，都可考見，又豈是家譜呢！後來歷史雖是漸漸差了，但所載總不止戰爭一項，畢竟說政治的得失，論人物的高下，占了大半。講戰爭的能有多少呢？可笑那班無識的人，引了一個英國斯賓塞的亂話，說歷史載的，都是已過的事。譬如隣家生了一隻小貓，問他做甚麼？不曉自己本國的歷史，就是自己家裏，並不是隣家，隣家就是外國，外國史也略要看看，何況本國史呢！過去的事，看來像沒有甚麼關痛癢，但是現在的情形，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：凡事看了現在的果，必定要求過去的因，怎麼可以置之不論呢！至於別國人講的社會學，雖則也見得幾分因

果，只是他這個理，總合不上中國的事，又豈可任他瞞過麼？又有
人說，中國的歷史，不合科學，這種話更是好笑。也不曉他們所說
的科學，是怎麼樣？若是開卷說幾句「歷史的統系，歷史的性質，
歷史的範圍，一就叫做科學，那種油腔滑調，彷彿是填冊一樣，又誰
人不會說呢！歷史本來是繁雜的，不容易整理，況且體裁又多，自
然難得分析；別國的歷史，只有紀事本末一體。中國却有紀傳，編
年，紀事本末，典章制度，四大體，此外小小的體，更有無數。科
條本來繁複，所以難得清理。但是一千二百年前，唐朝劉知幾做的
史通科判各史，極其精密，斷非那幾句油腔滑調去填的可比。要問
誰算科學？誰不算科學呢？至於學堂教科所用，只要簡約，但不
能說教科適宜的，就是科學，這個也容易了解。若說合科學的歷史

，只在簡約，那麼合了科學，倒不得不「削趾適履」，却不如不合科學的好。試看別國沒有編年的史，能穀把希臘以來，一年一年的事，排比得清楚麼？沒有紀傳的史，能穀把不關政治的人，詳載在史中麼？至於別國的哲學史，就像中國學案一樣；別國的文學史，就像中國文士傳一樣；那又別是一種，不能說有了這種書，正史上就可不載。這樣看來，中國歷史的發達，原是世界第一，豈是他國所能及的。但是一千年來的正史，却有過于繁碎的病，所以人說看宋史，元史，不如看宋元通鑑，也有一理。現在爲教育起見，原是要編一種簡約的書。這個本來不是歷史，只是歷史教科書。所以說教育的書，不能比講學的事；教科的書，不能比著作的書；歷史教科書，果然沒有好的，初學的也將就可用。凡是當教習的朋友，總要自

己的知識，十倍于教科書，纔可以補書上的不及。大概通鑑輯覽必是看過，最吃緊的是四史，必是要看。此外日知錄也是有用。有這種知識，就可以講歷史。將來的結果，到學生能看這幾部書，就很好了。以上是論教歷史的法子。

至于哲理，那就深了一層，但書沒有歷史的繁，這倒是簡易一點。中國頭一個發明哲理的，算是老子。老子的學問，漢書藝文志說道出于史官，原來老子在周朝，本是做徵藏史，所以人事變遷，看得分明。老子這一派，叫做道家。三千五百年前，商朝的伊尹；二千九百年前，周朝的太公；二千五百年前，周朝的管仲；本來都是道家。伊尹太公的書，現在沒了。管仲還有部管子留到如今，但管仲兼雜陰陽一派，有許多鬼話。老子出來，就大翻了。並不相

信天帝鬼神和占驗的話。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學說，所以不相信鬼，只不敢打掃乾淨。老子就打掃乾淨。老子以後，有二百年，莊子出來，就越發駿逸不羣了。以前論理論事，都不大質驗，老子是史官出身，所以專講質驗。以前看古來的帝王，都是聖人，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。以前看萬物都有個統系，老子看得萬物沒有統系。及到莊子齊物論出來，真是件件看成平等，照這個法子做去，就世界萬物各得自在，不曉怎麼昏愚的道士，反用老子做把柄，老子的書現在再也不能附會上去。還有人說老子好講權術，也是錯了。以前伊尹，太公，管仲，都有權術，老子看破他們的權術，所以把那些用權術的道理，一概揭穿，使後人不受他的欺罔。老子明明說的：『正言若反』，後來人卻不懂老子用意，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，又把

現在的人情參看參看，凭你蓋世的英雄，都不能牢籠得人，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點事業，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時候了。解老子的

，第一是韓非子

在老子後有
三百年光景

解老，喻老兩篇，說得最好

後來還算王

弼在一千五百年
前三國魏朝

河上公的注，原是假託，

傅奕的注

在一千二百年
前唐朝時候

更不必

說

老子傳到孔子，稱爲儒家，大意也差不多。

不過拘守繩墨，

眼孔比老子要小得多。

孔子以後一百多年有孟子，孟子以後五六十

年有荀子，孟子放任一點兒，學問上卻少經驗。

荀子比孟子嚴整得

多，學問上又多經驗，說話又多條理。

荀子的見解，和莊子純然相

反，但是正名，解蔽兩篇，是荀子學問最深的所在。後來人也都不

解老子不看重豪傑，只要「以正治國」。正是甚麼？就是法律。這

一點，荀子卻相近些。

後來變出一種法家，像韓非子，本來是荀子

的門徒。又是深於老子的，可惜一味嚴厲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老子深遠」，見得韓非也不及了。儒家從孔子以後，又流出一派名家，有個公孫龍，原是孔子的弟子。就是名家的開宗。此外墨子稱爲墨家，在孔子後幾十年。意思全與儒家反對。經上，經下兩篇，也是名家的說。名家就是現在的論理學家。不過墨子，荀子，講得最好，公孫龍就有幾分詭辯。墨子的書，除去經上，經下，其餘所說，兼愛的道理，也是不錯。只是尊天敬鬼，走入宗教一路，就不足論了。還有農家主張並耕，也是從老子來的。小說家主張不鬪，利道家，儒家，墨家，都有關係。這七家都是有理的。居間調和的就是雜家。此外有縱橫家，專是外交的口辯；陰陽家，就是鬼話連天；文章都好，哲理是一點不相干的。這十家古來通稱九流。

大概沒有老子，書不能傳到民間；民間沒有書，怎麼得成九流？所

以開創學術，又是老子的首功。九流行了不過二百年，就被秦始皇把

他的書燒了

秦始皇在二
千一百年前

到了漢朝，九流都沒有，儒家只會講幾句

腐話，道家只會講幾句不管事的話，農家只會講幾句墾田的話

還算農
家實在

些，小說家只會講幾句傳聞的話，名家，法家，墨家，都絕了。雜

家雖永遠不壞，卻沒有別人的說話可以採取，倒是陰陽家最盛行，所

以漢朝四百年，凡事都帶一點兒宗教的意味。到三國以後，漸漸復

原，當時佛法也進中國來。佛法原是講哲理的，本來不崇拜鬼神，

不是宗教，但是天宮地獄的話，帶些雜質在裏面，也是印度原有這些

話，所以佛法也不把他打破。若在中國，就不說了。所以深解佛

學的人，只是求他的哲理，不講甚麼天宮地獄。論到哲理，自然高

出老莊。卻是治世的方法，倒要老莊補他的空兒。後來到宋朝時

候，湖南出了一個人叫做周茂叔，名是周敦頤，要想把佛學儒學調和

，有一個鶴林寺的和尚，叫做壽涯，對他說：『你只要改頭換面！』周

茂叔果然照他的話做去，可惜還參些道士的話，傳到弟子河南程明道

，名是程灝，他兄弟程伊川，名是程頤，周程都是八百年前的人就把道士話打掃淨

了。開了一種理學的宗派。裏面也取佛法，外面卻攻佛法。那

時候陝西還有個張橫渠，名是張載，說話幾分和二程不同，帶幾分墨

子兼愛的意思。程伊川的學派，傳到幾代以後，福建有個朱晦菴，

名是朱熹。朱熹在七百年前。周程張朱幾個人，後來將他住址出名喚做濂洛關

閩。朱晦菴同時，還有個江西陸子靜，名是陸九淵，和晦菴不對

陸子靜只是粗豪，也取幾分佛法。到明朝有個浙江王陽明，名是

王守仁，傳陸子靜的派，世人都把程朱陸王當做反對的話。其實陸王，反對朱晦菴，也反對程伊川，到底不能反對程明道。陸王比伊川晦菴雖是各有所長，若比明道，是遠遠比不上。要把理學去比佛學，哲理是遠不如，却是治世勝些。若比九流，哲理也不能比得老莊，論理學也不能比得墨子荀子，只沒有墨子許多尊天敬鬼的話。至於治世，就不能並論了。大概中國幾家講哲理的，意見雖各有不同。總是和宗教相遠。就有幾家近宗教的，後來也必定把宗教話打洗淨了。總不出老子劃定的圈子。這個原是要使民智，不是要使民愚，但最要緊的是名家。沒有名家，一切哲理都難得發揮盡致。現在和子弟講，原不能說到深處，只是大概說說。幾位當教習的朋友，要先把莊子天下篇，荀子非十二子篇，淮南子要畧訓，史

記老莊申韓列傳，孟子荀卿列傳，太史公自序，漢書藝文志，近思錄，明儒學案，講一段目錄提要的話與學生，再就本書略講些。沒有本書，東坡雜記也可以取材。這件事本是專門的學問，不能贖人領會。不過學案要明白得一點，以上是教哲理的法子。這三件事，我本也有些著作，將來或者送給幾位朋友看看，不過今日講的白話教育，還說不到這步田地。

三 常識與教育

現在有許多人說：教育的第一步，就是使人有常識；我說這句話是最不錯！只可惜他們並不曉得甚麼是常識？原來精深的學問，本來有兩路：一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的；一路是曉得了雖沒有用，但是應該曉得的。譬如天上的北斗星，我識得了也無益，我不識得也無損；又像甲子乙丑這種名目，排得下也沒有利，排不下，像元朝的詔令，稱子年作鼠兒年，稱午年作馬兒年，也沒有害；這個就叫曉得了沒有用，但雖是沒有用，畢竟應該曉得；若不曉得，就算常識不完全，這是第二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的，看來總是應該曉得的，但也不能一定；因為事業是各人不同，作這一項事業的人，曉得了這件事就有用

「作那一項事業的人，曉得了這件卻沒用，也有這一項人，曉得這一件事，到這一步田地，覺得常識已經有了；那一項人，曉得這一件事，到這一步田地，也有這種差別。所以常識也難得定準。且看中

國古來，大概分人作士，農，工，商四項。這四件名目，原是管仲分出來的。和周禮也不同，和近日也不很同。管仲所說的士，只

是豫備作官作書辦的材料，今日卻是各種讀書的人，都叫作士；其餘農工商大概相同。但周禮分人爲九職，農人以外，要加上二項；一項是種菜種果的人，就叫作園圃；一項是培養木材柴薪的人，就叫作虞衡。這兩項人，便統統叫作農人，也通得去，不過事業到底不同

。還有一項，專作畜牧的人，叫作藪牧。更有一項，專作紡績織

紆的人，叫作嬪婦。這兩項人，應該特別歸一類的。其餘工人商

人，古今所同。此外周禮所說的臣妾，就是奴婢，這一項人，近來是漸漸少了。至于豫備作官作書辦的人，和各種讀書的人，依周禮看來，不過是一種閒民。大概士，農，工，商，藪牧，嬪婦六種，可以概全國的人了。在這六種中間，又還有各項分別，所以各項人所要的常識，也就不同；譬如士人不識得五穀的很多，農人卻多識得；如果農人不識得五穀，就算不得農人。一國中間，原是農人最多，農人的種類，又沒有工人商人的繁，似乎農人所曉得的，別人也該個個曉得；那裏知道分別五穀的常識，除了農人，只有米商藥商還略略備些，其餘卻多沒有。這個也怪不得，就識得五穀，于他的事業上，沒有用處，所以就不去理會。但是有句通融的話，不識得他的實，總須曉得他的名，就像五穀是那五項？本來正名是甚麼？現

在通名是甚麼？曉得了這一點兒，就看見五穀的實形，不能分別，也就罷了！那裏知道連這五項名目都不曉得的，還是儘多。這個真要算常識不備了。至于工人商人，種類是非常的多，自然這項工人，不曉得那項的手法；這項商人，不曉得那項的貨物；本來不曉得也無害。卻有一種人說，不曉得極深的算學，並不算常識不備，加減乘開方都不懂得，就要算常識不備了。我說這句話頗不對，彷彿尋常買賣的商人，只要曉得加減乘除四率比例，也就够用，連開方法，也用不着。至于做工人的，像木匠石匠一流；就只曉得開方法，還不够用，到底少廣句股必要曉得，固然現在的木匠石匠，不是真正明白，但指着一件木器石器問他，這邊豎的是幾數，這邊橫的是幾數，你說那條斜弦應該幾數，他對出來的，總沒有甚麼大差。」就因爲這

個法子，他必定要曉得的。若不曉得，合不成一個器皿，造不成一架房屋，豈不是商人可以不曉得的，工人却必須曉得麼？大凡一國中間少數人，特曉得的，可以說不是常識，木匠石匠並不是一國中少數的人，難道算術的常識，就到開方止麼？不過尋常教育的話，差不多是爲閒民說法，所以說得地步極淺，但我看了也有幾分不對。且看通常的讀書人，和打卦行醫的人，一樣是閒民，本來差不多略讀經典，除出經典以外，別的書原是各人各讀。但這經典裏頭，通常的讀書人，應該比打卦行醫的人，識得多一點兒。那裏知道，易經裏面各宮的卦，有一世，二世，三世，四世，五世，游魂，歸魄，的名目，打卦的人都曉得，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；爾雅裏頭說的月名，行醫的都曉得，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。假如說打卦人記得

各宮的卦，是因他的職業上不得不用，那麼醫生曉得月名於他的職業有甚麼相關？難道寫了正月爲陬二月爲如，藥方就處得好，不寫藥方就處得壞麼？這種本來是經典裏頭最明白的常識。通常讀書人倒不知，打卦行醫的人倒知，這樣看來，通常讀書人的經典常識，反比不上打卦行醫的人，這就不能用職業的話去推委了。現在也不要和打卦行醫的人比較，且說古人的教育法，不過是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，六種。到孔子以後，歷史，地理，哲學，政治，各項，都漸漸起來，射，御，兩種，近來用處固然是少。樂呢，大概少理會得的。但歷代政府都還有太樂，就是民間用的樂器，也還不少！俗樂，雅樂，雖是不同，但是調子可以相轉。洞簫，長笛，到底雅俗沒有大差。也不該把今日的樂，統統忘了。不過不甚要緊就是

，禮的古今雅俗不同，比樂的古今雅俗不同，差數更大。但現在也有常行的禮，喪服一項，和古禮不同的，不過十分之三。其餘古禮太煩重的，近來原不能行得去，不過獨呼名號，却是要緊，斷不可隨俗亂寫。所以禮比樂是要緊一點。惟有書數兩項，是一切學問的根本，論致用呢，致用也最廣；論求是呢，求是也最真。書就一向喚作小學，數就一向喚作算學。（本來漢朝也喚小學）小學從宋朝以後，漸漸的衰落，到明朝就全沒有。算學卻到宋末反好起來，近來二百年間，小學算學，是同時長進的。卻是近二十年來有算學知識的，比有小學知識的反多。要兩項雙提起來，也還不難。最可笑是那一班講政治的人，小學算學都不懂，對着算學，因為外國人原是精的，還不敢菲薄；對着小學，自己不學，還要加意的誹謗。總之

「講政治的人，常識實是不備，也不必多說了。講了政治呢，法理學，政治學的空言，多少記一點兒，倒是中國歷代的政治，約略有幾項大變遷，反不能說。這還算是久遠的事情，只問現在的政治，幾種的款目？幾種款目中間，真正的利弊在那裏？又說不出來。看來他們所說的政治法理，像一條錢串繩子只得一條繩子，並沒有一個錢可穿。沒有錢，只有繩子，也罷了。又不豫先想想，錢孔有多少大！這條繩子穿得進穿不進？錢有多少重？這條繩子會頓斷不會頓斷？就是錢都備了，這條繩子，還未見用得着，只好在沒錢的時候，用這條空繩子，盤弄盤弄就是。政治本來不是最深的學問，還不能說，他的常識在那裏呢！再說歷史，歷史本來是方格的，不是圓徧的，自然曉得本國的歷史，才算常識，不曉得本國的歷史

「就曉得別國的歷史，總是常識不備。但近來人把拿破崙華盛頓都舉得出來了，李斯范增倒反有舉不出的。這種原是最下等的人，高一點兒的呢，曉得歐洲詩人文豪的名字，却不曉得中國漢朝，是著怎麼樣的衣冠，這還算有歷史的常識麼？再說地理個個人都曉得五大洲的名，和歐洲美洲各國的名了，倒問中國各省，湖南，湖北，本來不到兩廣的地面，爲甚麼兩湖總督，稱爲湖廣總督呢？江西省只在江南，爲甚麼爲江西呢？却是不能對的儘多！這還算有地理的常識麼？哲學本來不必個個都曉得，只問倍根，笛佐爾，你都曉得了，近代中國講理學的，那幾位算成就？梭格拉地，柏拉圖，你都曉得了，中國戰國時候的九流，你也數一數看。若說得不對，就算沒有常識了。所以我曾經對着好講常識的人，發幾條策問：

先問：老兄有經典常識麼？ 說：有！ 那麼就問：

周禮說的吉凶賓軍嘉五禮，能把儀禮十七篇去分配麼？

現在尙書五十八篇，那幾篇是真？ 那幾篇是假？

周禮的六官，和近代的六部，怎麼樣的不同？

春秋的三傳，那一家的傳最先成？ 那一家的在第二次？ 那一

家的在第三次？

鄭司農是甚麼人？

再問：老兄有歷史的常識麼？ 說：有！ 那麼就問：

二十四史，那幾部有本紀？ 有表？ 有志？ 那幾部沒有本紀

？ 那幾部沒有表？ 那幾部沒有志？

歐洲人在甚麼時候初通中國？

從秦朝到現在，那一代有丞相？那一代沒丞相？

從秦朝以後，那幾代郡縣都有學校？那幾代沒有？

古來所說的井田法，到甚麼時候真正廢了？

再問：老兄有地理的常識麼？說：有！那麼就問：

漢朝有郡縣的地方，比現在中國本部大小廣狹怎麼樣？

中國現在的人口，照本部地面分起來，一個人該有幾畝田？

苗人真是上古的三苗麼？

中國各省，爲甚麼大小不同到這個樣子？

再問：老兄有清代政治的常識麼？說：有！那麼就問：

清初設大學士的衙門有幾個？

清初有幾個布政使？

制幣本來只有銅錢，爲甚麼賦稅反用銀子計算？

正稅是那幾件？

從九品未入流的俸銀，爲甚麼比兵反少？

再問：老兄有禮俗的常識麼？說：有！那麼就問：

獨子兼祧的制度，從甚麼時候起來？到底合不合呢？

生母的父母兄弟，兒子都不認作外親，照法律應該怎麼樣？

甚麼時候才有偶像？

甚麼時候才有砂糖？

甚麼時候才有桌子椅子？

上邊問的幾件，原是最平淡的常識，並不像從前考博學宏詞，出

「五六天地之中合」的題目，現在考留學生，出「漢之堯舜禹湯」

的題目，去難那班漢書不熟的人，那種就不曉得，也不好十分責備。這種却是不同。若去翻書，也容易對得出，不過既然喚作常識，應該當面問了，當面對得出來，如果當面對不出來，就算常識缺乏。所問的不過隨便撫拾幾件，也並不是就止於此。諸如此類，大概有幾百條。這種本來是士人應該曉得的。那些農人工人商人所應該曉得的，儘有在這幾件以外，不過這幾件，農人工人商人例不必一概曉得，所以說常識也看職業去分。若說農人工人商人所不必曉得的，就不是常識，士人也可以不必曉得，那就應該問他：農人工人商人所曉得的，你也能彀曉得麼？既然不曉得那幾件，自然要曉得這幾件，豈可以再少呢！本來士人原是閒民，閒民既然沒有事，有空兒去求知識，知識本來該比農人工人商人富一點。但現在也不過一有

「一無所知」照這樣看來，就最下級的常識，也是無邊，難得理會許多，不是分明爲職業所限麼？不過職業裏頭所應該曉得的，萬不能少。

就職業論常識，說得廣了，又是無邊。所以我說：這要本國人有本國的常識，就是界限。古人說的，「切問近思」這句話最不錯！

有了這種常識，好廣的再求廣，好精的再求精，那是漸漸的遠去，漸漸的上去了。若是不然，專好精的，或者弊病還少；專好廣的，就是全然空虛。譬如一滴的水，吹成一個大泡，外面看來雖大，中間純然沒有，那個弊病就狠多哩！

大概常識，總是從書數起，後來再曉得一點歷史。這就是不得不過的關。書並不是要真成就小學家，數並不是要真成就算學家，歷史並不是要真成就史學家，不過曉得大概。現在的教科書，只有

算學還像樣，歷史真是太陋。（只有夏曾佑所作中學歷史教科書，比別人不同，可惜他所發明的，只有宗教最多，其餘略略講一點兒學術，至于典章制度，全然不說，地理也不分明，是他的大缺陷；但近來的教科書，這樣也算好了。）小學更是全然不講，到底總是個空架子的，有一班胡亂的人，亂擄幾句佛經的話，說「離絕語言文字」，我說果然能穀離絕語言，自然可以離絕文字，只問現在能穀離絕語言麼？況且離絕語言文字，就該把一切書都不讀，爲甚麼還去讀別的書？佛經的話，本是說到最高一層，不是可以隨便擄來當通俗用，**就**像莊子說的：「得魚忘筌，得兔忘蹄，」原是說得了魚兔以後，可以不用筌蹄，並不說不用筌蹄，可以得到魚兔，魚兔既得到了，不要第二回再求魚兔，筌蹄固然可棄了；若第二回還要再求魚兔，仍舊不得

不用這個筌蹄。語言文字，也是這樣看：第一回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，意見已經明白，固然可以不再加語言文字。但人的一生，意見儘有盡的一日，第二回還是要表意見，仍還要用着這個語言文字。要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，這個語言文字就不能不講究，也像要用筌蹄去求魚兔。這個筌蹄就不能不造得精巧。現在第一總要把六書懂得，明了本義本形，再講音韻；懂得音韻，假借的道理就明白。那麼才得不寫別字，不說亂話。孔子說的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甚麼叫正名？古人喚字作名，正名就是講究六書，也只把近人所注的說文，爾雅，方言，廣雅，和幾部講古韻的書看看，就有眉目。若要編作課本，也是不難。書數通了，就要講歷史，歷史原是繁博的東西，簡約的說起來，也有頭緒。看歷史不是只要記得秦朝漢朝的名號

，也不是只要記得出名的帝王出名的將相。紀傳本是以人爲主，評量人物，雖不可少，但人物有各種各色，若專去仰慕英雄，就鄙卑的極了。大概歷史中間最要的幾件，第一是制度的變遷；第二是形勢的變遷；第三是生計的變遷；第四是禮俗的變遷；第五是學術的變遷；第六是文辭的變遷；都在志和雜傳裏頭。（甚麼叫做雜傳？像游俠列傳，貨殖列傳，滑稽列傳，儒林列傳，文苑列傳，方術列傳，逸民列傳，都叫作雜傳；但最出色的人，又格外有傳。）把這幾件爲緯，歷年事蹟爲經，就不怕紛無頭緒。只是編起教科書來，經不過占了四分之一，緯倒要占了四分之三。本來歷史最重的是書志，現在也該照這條路編去；此外姓氏有漢姓虜姓的不同，律歷也有各代的差異，這種要專家才得理會。初學也沒有心思去記他，只得將就說說

罷了。我看算學近來頗明，只六書和歷史，並沒有教科書，（歷史教科書就有也不能算）自然難怪學生常識不備啊！

臨了再說一句要緊話：常識不是古今如一，後來人的常識，應該勝過古人，但要求一代一代的人，常識展轉增進，就不可使全國只有常識的人，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，想成一種精緻的理，平易透露的說出來。在自己想的非常難，叫後生學的非常易，那麼常識就可以展轉增進了。也不舉遠的爲說，就舉書，數，歷史，三項，

你看宋朝到明朝七百年間，韻學是非常模糊，今韻尙且難得理會，何況古韻？至於文字訓詁，也都衰弊到極處，後來有顧炎武作音學五

書，段玉裁注說文解字，當時兩位先生都費幾十年的功夫，才得作成

。到近來顧氏，段氏的話，就變爲常識了，九章所說的圓率，徑一

周三，非常粗疏，後來漢朝的劉歆，張衡，三國的劉徽，王蕃都去自立密率，總有點兒不對。及到宋朝（上接晉朝的宋朝，不是下接元朝的宋朝），祖沖之纔有一定的圓率，九章裏面，本有盈胸方程兩法，可以馭得錯雜隱沒的數，但布算非常繁碎。及到元初有李冶，朱世傑幾家，想出天元四元的法子來，布算也就簡易。當初幾位先生，不曉得耗多少心血，費多少年月，才想得這種法子出來。到近來祖氏圓率，萬國通行，李氏、朱氏的天元四元，傳到印度以西，演爲代數，也就變常識了。向來正史是紀傳體，要曉得事蹟先後，一時卻不容易及到宋朝（下接元朝的宋朝）司馬光撰成一部資治通鑑，不但年月的先後，看了瞭然，就是日子的先後，也都明白。向來正史雖有書志，也往往有不備的，就是有書志的史還不能記得周詳，及到唐朝杜

佑，再取各數典的書，編成一部通典，把前代的典章制度，統統明白。當時兩位先生，也是寢食俱廢，才得作成這書。到近來就像案

圖索驥的容易，也變爲常識了。這樣說常識到這步田地就了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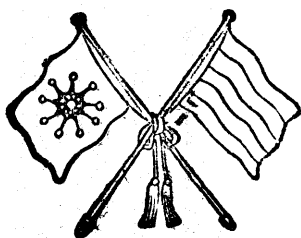
也還不了！且看諸家以後，補他的罅漏的也還多。再創一種精密

的條例的也還有；所以說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，才得使後生的常識展轉增進；若全國只有常識的人，古今就永遠只有這等的常識，豈不是壅滯不流的樣子麼？但胡亂自命政治家的人，自己不肯去

作費心的事體，也不願別人去作費心的事體，仔細想想看，成就一個政治家，比成就一個圍棋國手，那個能力差得很遠；爲甚麼原故呢？

向來說：「君子求諸己」，又說道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」，圍棋國手，是求諸己的，政治家卻是因人成事；圍棋國手，是先難後獲的，

政治家卻是坐享現成；就有幾個削平大難開倡法度的，要用一點自己的智力，但總是看機會成事，到底比不上圍棋國手。作學者譬如作圍棋國手，教人增進常識，譬如刻棋譜給人看，與政治家的法子全然不同。就政治上看來，就常識永遠沒得增進，也是不大要緊，不過全國的大計，本不是專靠政治，現在講教育的話，須要把那種短見陋想打開。我這兩句話，諸位朋友都要記在心裏：沒有獨到精微的學者，就沒有增進的常識；沒有極好的著作，就沒有像樣的教科書。



四 經的大意

甚麼叫作經？本來只是官書的名目。後來孔子作孝經，墨子有經上經下兩篇，韓非子的書中間也有經，就不一定是官書了。但墨子韓子的書，向來稱爲諸子；孔子的孝經，也不過是傳記：真實可以稱經的，原只是古人的官書。莊子天下篇，說六經的名號，是易，詩，書，禮，樂，春秋。禮記經解篇也同。難道古人只有六經麼？並不然！現在存的，還有周髀算經，是周公和商高所說；更有逸周書，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記錄。易經的同類，還有連山歸藏；禮經的同類，還有司馬法。漢朝都還完全。這種都是官書，都可以喚作經。不過孔子所刪定的，只有六經，也不是說刪定以後，其

餘的書一概作廢，不過這六件是通常講誦的，其餘當作參考書罷了。

但是樂經到漢朝已亡，禮經有周禮儀禮兩部；周禮是講官制，本來喚作周官；儀禮是記儀注，本來專稱曲禮。到漢朝周官亡了冬官一

篇。曲禮本來有三千篇。孔子的時候，已經散失了許多。後來

漢朝傳的，真本有五十六篇，俗本只有十七篇。因為頭一篇是士冠

禮，所以喚作士禮。尚書本來有一百篇，漢朝傳的，真本有五十七

篇，俗本有三十三篇，（三十三篇也并作二十九篇）這個真本就稱古文

，俗本就稱今文。可惜漢朝人只愛今文。把古文多餘的篇都亡失

了。此外易經詩經春秋經，到如今都完全無缺。本來是六經，因

爲樂經亡失，所以只稱五經。漢朝人却又不數周禮，此外左氏傳穀

梁傳公羊傳，都是解說春秋。小戴禮記大戴禮記，是解說周禮儀禮

爾雅是總解羣經的訓詁。論語孝經，是孔子私家的書，本來只

稱傳記，不稱爲經。從唐朝定五經正義，經的名目，漸漸混亂：五

經中間的禮經，不用周禮儀禮，只用小戴禮記，這真是名稱不正。

到了宋朝，本經和傳記統統有疏，卻只大戴禮記沒有疏，孟子倒反有

疏。所以後來退去大戴，收進孟子，稱爲十三經。十三經的名目

，原是蒙混相稱。只看這十三部有注有疏，就喚作十三經。其實

孟子分明是子書，非但不是經典，也並不是傳記，所以這種名目，不

可執定。這樣說，經典到底是甚麼用處呢？中間要分幾派的話。

漢朝人是今文派多，不曉得六經是甚麼書，以爲孔子豫先定了，替

漢朝制定法度，就有幾個古人派的，還不敢透露的駁他。宋朝人又

看經典作修身的書。直到近來，百年前有個章學誠，說「六經皆史

，「意見就說六經都是歷史，這句話，真是撥雲霧見青天！尙書春秋固然是史，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捐，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，這不是史，又是甚麼東西？惟有易經似乎與史不大相關；殊不知，周禮有個太卜的官，是掌周易的，易經原是卜筮的書。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，都算一類。所以易經也是史。古人的史，範圍甚大，和近來的史部有點不同，並不能把現在的史部，硬去分派古人。這樣看來，六經都是古史。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畧，一切記事的史，都歸入春秋家，可見經外並沒有史，經就是古人的史，史就是後世的經。古代撰他當代的史，豈是爲漢朝，所說治國的法度，也只是當時現用，並不說後世必定用得着。固然有許多用得着的，但他當時著書，却並不爲此。至於修身的話，本經卻也少見；就有幾句，你

看後來史記漢書，何嘗沒有修身的話？要知道一部大史書，中間嘉

言懿行自然不會有，不過他作這部書，並不專爲教人修身起見：譬如大海中間無所不有，頗有許多珍奇物品，可以供給人用，難道海爲要給人用，特特生這珍物麼？孔子雖則說：「興于詩，」不說詩人的本

意，爲教人修身，不過說依他的音節，可以陶寫性靈，伏除暴慢。

其實在孔子當時，只有詩經，所以說這句話。如果在後世也好說：

「興于離騷，」「興于漢晉五言。」禮樂原有幾分教人修身的意，但是

琴瑟歌詠，使人增許多樂趣，不至專尋煩惱。舞就和近來體操相似

，使人身體輕利，少生疾病；曲禮防閑得人的行動，不能任意恣縱。

禮既太拘，只怕人不能安處，又用樂去鬯散他。所以說「禮樂不

可斯須去身，」就算是修身的用處了！究竟六代的樂，都是象當時

帝王的功德，朝聘饗燕等禮，原是爲各國的邦交，大處總不是爲修身，不過小處帶着幾分。若把經典當作修身的書，便只看了小小一角，本意差得遠了。若把經典當作替漢朝立法的書，就是看經典作推背圖，看孔子作神奇靈變的教主，更差得遠了！若曉得經典是古史，無論有沒有修身的話，無論現在政治上用得着用不着，總是該看，也和史記漢書一樣。本經以外，各種傳記，講修身的話原多，但真個爲修身計，也還不必用許多話。只禮記儒行一篇，分出十五種儒，儘可以聽人自擇了。可笑現在一班講今文學的，把經典看成奇怪的書，把孔子看成耶蘇摩罕默德，真是喪心病狂！那邊總領學校的人，又作出規矩，要各學校專設讀經一課。讀經原不可少，但是把經典專看成修身的書，他意中所說的修身，又不過專是忠孝節義：孝

義原是古人所重，忠節恐怕未見得罷！（這個忠，和忠恕的忠不同：忠恕的忠，只是周到懇摯的意思；這個忠，就專說忠君。）近來又刻許多經典讀本，還是用宋元人的注解，一發可笑。就中只有孟子一書，僞孫奭疏太荒陋不通，（甚麼叫僞孫奭疏？說這個疏不是孫奭作的，作疏的人，自己冒名孫奭，所以叫作僞孫奭疏。）覺得朱子的注很好。但朱子比趙岐，也沒得高。（趙岐是漢朝人，在朱子的前有九百多年，作孟子章句。）論語邢疏，也不見得勝過朱注，究竟何晏集解是好。（何晏是二國魏朝的人，在朱子前也有九百年光景。）這種原可以勉強相代，大學只該用古本，斷不可用變亂改竄的本，並不是看輕程朱的理學：要曉得二程的理學，原是從禪宗出來，不是從大學出來。不過借大學作個門面。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，大學自大學，

自然應該改還古本。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！這種不過隨便講講，

若說實話，大學中庸，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，也只是尋常話，並沒有甚麼高深玄妙的道理，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。只要還歸禮記，

也不必單行了。至於禮記用陳澧集說，陳澧集說的淺陋，和孟子偽

孫疏差不多。鄭康成的注，現在反棄了不用，真是顛倒！大概對

着假理學的人，說朱注不如古注，他總不信。至於陳澧集說，不如

古注，就任便怎麼的假理學人，也該曉得的。若再不曉得，就不配

作假理學，只配作真學究了。易經用朱子本義，比王注實在不如。

（王是王弼，是三國魏朝的人，和何晏同時）。況且上面畫許多先天

八卦假洛書，都是道士編造出來，作鍊丹的記號。（假造的人，叫作

陳搏，）豈不是妖妄極麼？一百多年前，有一個王懋竑，說這種怪圖

畫，原不是朱子載在易經上的。我想朱子也未必這樣荒謬。他當初校定易經，還漢朝古本的舊面目，豈肯拏道士的圖畫，去亂易經？

現在如果看注解的優劣，應該仍用王注。王注到底要算第一家。

平心說來，比荀氏鄭氏虞氏都高。這種話，裝漢學門面的人不肯

信。我說只要把王氏易略例看看，就曉得王氏遠在諸家的上；再把

經典釋文所引馬融劉表兩家的注看看，就曉得漢人說易，本是這樣，

並不是改師法。那句「輔嗣易行無漢學」的話，簡直可以不必采他

。如果看本子的優劣，應把朱子本義的本來面目還出，豈可用這種

妖妄的書呢？尚書用蔡沈集傳，也是無理：這偽古文尚書，是東晉

梅賾所獻，魏朝王肅所撰，已經有定論了。現在不把偽的幾篇削去

，要問還是讀孔子刪定的經，還是讀王肅偽造的經。如果要留着偽

經，用蔡沈集傳，自然不如用偽孔傳（託名漢朝孔安國所作，所以叫作偽孔傳），偽孔傳雖是王肅冒名，但中間幾篇真尚書的傳，比蔡沈不曉要高幾千萬倍。況且王肅雖則偽撰古文，並沒有把書序刪去，書序是孔子所作，史記裏頭有明文。現在蔡沈用了杜撰的古文反削去真正的書序，真不知是甚麼心腸！如果要用真經，近來孫星衍的今古文注疏，雖不算十分精當，總可以用得。不過不分家法，是他的短處了。

詩經用朱子集傳，朱子的書惟有詩傳最壞，因為聽信了鄭樵的亂話，把詩序都削去。若說用三家詩麼，（魯詩、韓詩、齊詩，叫作三家詩），三家詩並沒有真本留存，依然用的毛詩；既用毛詩，又刪去詩序；這是甚麼道理！況且詩序所說，國風都是關於國政，朱子削了詩序，自去胡猜，把國風裏頭許多正經話，說成淫奔期

會的詩。諸公要用經典教人修身，到這里卻矛盾自陷了！鄭箋雖

則有許多詰詘，大義總沒有差，就說鄭箋不大好，毛傳原是最精至當的書，略有眼睛的，總曉得比朱傳高萬倍呢！大概注疏本嫌他太繁

，單注本卻是不繁，原有刻本，何不將來翻印，卻用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。還是總領學校的人，不曉得有那種書呢？還是看了這種注

本，真個奉爲金科玉律？看來總領學校的人，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

書的人見識差不多。我們要人看經典，是使人增長歷史的知識，用

意在開通人；那邊要人看經典，不管經文是真是假，注文是好是壞，

只用一句修身的假話去籠罩，又不曉得注文於修身是有害是有益，用

意只在迷罔人。曾看見日本大隈重信，作一冊國民讀本，別的話一

點不說，只是誇張國體，教人自勉，正在駭怪：想這種書和中國的聖

諭廣訓演義一樣，不是學校裏頭講的，只是在土地廟裏搭個臺叫老人穿了黃布袍子去講的。那曉中國人也是這種見解。唉！講今文

派的，荒唐到那步田地；總領學校的，又鄙陋到那步田地；不必等別國的秦始皇來燒我們的書，就永遠是這個中國，經典也就要滅亡了！

有人說，經典不爲教人修身作的，這句話是不錯。但人到底要修身，如果說經典不關修身，恐怕要求修身的路，就不得不走入神教，或走入外國一種奇論，和中國向來的道德不合；況且看經典變了沒用的東西，就強他讀他也不肯讀，成了這一種輿論，真怕經要廢絕了！

所以總領學校的人，用經典當作修身的具，也有一番苦心。我說這句話，也有幾分道理；但要曉得，傳記裏面修身的話還多；子書裏面，像荀子說修身的話，就很少。並不是除了經本，沒有修身

的書。經本和後代的歷史，我但說他不爲教人修身作的，並不說他裏面全沒修身的話。只要會得編次，豈怕沒有修身書。傳記諸子

裏面講的修身，雖有高下不同，總比神教要高許多，畧有一點知識的，大概曉得。又豈怕他入神教啊！至於別國道德的話，往往與中

國不投，縱算他的道德是好，在中國也不能行。古人說的，「甘露

翻成毒藥，」實在是有。何況功利主義快樂主義，本來與道德背馳

麼！這個不是經典所能抗拒，也不是傳記諸子所能防制，只要教人明白了一句話，就自然不會走歧路了。那句話呢，說道德本來從感

情來，不專從智識來，感情怎麼樣子發生？不專從當面的事發生，

多從向來的習慣發生。各國的習慣不同，所以各國的感情不同；各

國的感情不同，所以各國的道德不同；并不能拏一種理去強派。那

墨子的天志說，董仲舒所說的：「道之大原出於天，」陸子靜所說的：「東海有聖人焉：此心同，此理同也！」西海有聖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！」都是凭空妄想的話。實在各國道德不同，既作了中國人，承中國的習慣，自然該守中國的道德。若說中國所守，只是古道德，不是新道德，在現世不相宜，那倒不然：中國的道德說，從三代兩漢到現在，總是漸漸變來，並不純和古代一樣。就偶然還有不愜意處，也只該由自己想法子改正，不必照別國的法子改正。別國的道德縱然好，也只好照莊子說的，水不可用車，陸不可用舟。何況更有許多可笑可鄙的麼？你看佛教進中國來，中國人覺得與本來的道德無礙，也都依了作去。只有父母拜子這一件事，就不容學那邊的風俗。有這樣的界限，自然不走入歧途了。假如那邊再難道：照

這句話，中國的道德，是有一定的界限，不許人走出一步，豈不是硬束縛人麼？這也有話對他，說界限雖是有定，中間的道路原很多

任你自已要走那一條路，並不來束縛你。只有儒家，道家，農家，

小說家，各各有他家道德話。孟子說的伯夷清，柳下惠和，孔子時

，也是不同。就儒行所說的十五種儒，也是不同。不過在中國都

行得去。這就是大界限哩！若怕人說經典沒用，就要廢絕，也只

要問那個人，歷史還有用麼？如果他說有用，那麼經典是最初的歷

史，怎麼可以廢得！如果他說過去的事，都沒有用，那麼就該轉問

他。你看了西洋史，記得希臘羅馬的事。記得一二百年前英俄德法

奧美的事，要作甚麼用處？一樣都是過去的事，和現在都不相干。

一邊還是本國事，一邊却是別國事，別國事過去沒用還應該記，本

國事過去沒用，就不應該記麼？那邊自然塞口。就要發廢棄經典的妄論，再也沒有立論的根源，不過是狂吠亂罵，總不怕別人會聽信，又何必用修身的名目去保護經典呢！

五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

本國沒有學說，自己沒有心得。那種國，那種人，教育的方法，只得跟別人走。本國一向有學說，自己本來有心得，教育的路線，自然不同。幾位朋友，你看中國是屬於那一項？中國現在的學者，又屬於那一項呢？有人說：中國本來沒有學說，那種話，前幾篇已經駁過。還有說，中國本來有學說，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。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，我倒願學者用爲藥石之言。中國學說，歷代也有盛衰，大勢還是向前進步，不過有一點兒偏勝。只看周朝的時候，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，喚作六藝，懂得六藝的多。却是歷史政事，民間能夠理會的很少。哲理是更不消說得。後來老子

孔子出來，歷史，政事，哲學，三件，民間漸漸知道了。六藝倒荒

疏。漢朝以後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，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。漢

朝人的懂六藝，比六國人要精許多。哲理又全然不講。魏，晉，

宋，齊，梁，陳，這幾代，講哲理的，儘比得上六國。六藝裏邊的

事，禮，樂，數，是一日明白一日。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，聲音訓

話，仍舊沒有失去。歷史政事，自然是容易知道的。總算沒有

甚麼偏勝。隋唐時候，佛教的哲理，比前代要精密，卻不過幾個和

尚。尋常士大夫家，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。數學，禮學，唐初

都不壞，從中唐以後就衰了。懂得歷史，政事，算是唐人擅場。

宋朝人分做幾派：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，像沈括，陸佃，吳曾，陸

游，洪适，洪邁，都是。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，也不能見得大體。

在六藝裏面，不能成就得那一種；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，像蘇軾，王安石，陳亮，陳傅良，葉適，馬端臨，都是。陳，馬，還算着實，其餘不過長許多浮夸的習氣。在歷史既沒有真見，在當時也沒有實用；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，就是理學家了。比那兩家，總算成就。除了邵雍的鬼話，其餘比魏，晉，宋，齊，梁，陳，的學者，也將就攀得上。歷史只有司馬光，范祖禹兩家。司馬光也還懂得書學。此外像賈昌朝，丁度，毛居正，幾個人，也是一路。像宋祁，劉攽，劉奉世，曾鞏，又是長於校勘，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。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。宋元之間，幾位算學先生出來，倒算是獨開蹊徑。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，只爲不懂得禮，所以大體比不上魏，晉，幾朝。（中國有一件奇怪事，老子明說：「禮者，忠

信之薄，「却是最精於禮；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。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，並且說——「禮豈是爲我輩設，」却是行一件事，都要考求典禮。晉朝末年，禮論有八百卷，到劉宋朝何承天，刪併成三百卷；梁朝徐勉集五禮，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；可見那時候的禮，發達到十分。現在通典裏頭，有十卷的禮，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，都是精審不磨；可惜比照原書，存二十分之一了。那時候人，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，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。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，在三年服裏頭生太子，還瞞著人不敢說，像後代的帝王，那裏避這種嫌疑？可見當時守禮的多，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。更有怪的，遠公原是個老和尚，本來游方以外，又精於喪服。弟子雷次宗，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說禮，這不是奇怪得很麼？宋朝的理學先生，都說服

膺儒術，規行矩步，到得說禮，不是胡塗，就是謬妄。也從不見有

守禮的事。

只有一個楊簡

通稱楊慈湖

——在温州做官，遇着欽差到温州來

，去和他行禮，主人升自阼階，賓升自西階，一件一件，都照着做，

就算奇特非常，到底不會變通，也不算甚麼高。照這樣看來，理學

先生，遠不如清談先生

（明朝時候，一切學問，都昏天黑地：理學

只襲宋儒的唾餘，王守仁出來，略略改變些兒。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

，鯢鱖來做雄長，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，字學校勘，都沒有了，典

章制度，也不會考古。歷史也是推開一捲。中間有幾位高的，音

韻算陳第，文字訓詁算黃生，律呂算朱載堉，攻僞古文尙書算梅騫，

算學也有個徐光啓，但是從別處譯來，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，所以不

數。到明末顧炎武，就漸漸成個氣候，近二百年來，勉強喚做清朝

，書學數學禮學，昏黑了長久，忽然大放光明。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。像錢大昕，梁玉繩，邵晉涵，洪亮吉，都着實可以名家。講政事的頗少，就有也不成大體。或者因爲生非其時，不犯着講政事給他用人，或者看穿講政事的，總不過是浮誇大話，所以不願去講。至於哲理，宋明的理學，已經擱起一邊了。却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。中間只有戴震，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，自己以爲比宋儒高。其實戴家的話，只好用在政事一邊，別的道理，也並沒得看見。宋儒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，戴家也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。宋儒還采得幾句六朝話，（大概皇侃論語疏裏頭的話，宋儒采他的意頗多。）戴家只會墨守孟子。孟子一家的話，戴家所發明的，原比宋儒切實，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。（阮元的性命古訓，更不必評論了。）到底

清朝的學說，也算十分發達了。只爲沒有講得哲理，所以還算一方偏勝。若論進步，現在的書學，數學，比前代都進步。禮學雖比不上六朝，比唐宋明都進步。歷史學裏頭，鉤深致遠，參伍比較，也比前代進步。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，近代也比前代進步。本國的學說，近來既然進步，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，截然不同了。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麼，也還不止。六書固然明了，轉注，假借，的真義，語言的緣起，文字的孳乳法，仍舊模糊，沒有尋出線索，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麼！禮固然明了，在求是一邊，這項禮爲甚麼緣故起來？在致用一邊，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麼！歷史固然明了，中國人的種類，從那一處發生？歷代的器具，是怎麼樣改變？各處的文化，是那一方盛？那一方衰？盛

衰又爲甚麼緣故？本國的政事，和別國比較，劣的在那一塊？優的在那一塊？又爲甚麼有這樣政事？都沒有十分明白，可不妄向前去追尋麼？算學本是參酌中外，似乎那邊盛了。這邊只要譯他就穀。但以前有徐光啟采那邊的，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；有江永采那邊的，就有錢大昕，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。直到羅士琳，徐有壬，李善蘭，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，不專去依傍他人。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！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，也儘有幾個。若說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，無論不能概全國的人，只兄弟自己看自己，心得的也很多，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，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，不過用偏心去看，就看不出來。怎麼叫做偏心？只佩服別國的學說，對着本國的學說，不論精粗美惡，一概不采，這是第一種偏心

在本國的學說裏頭，治了一項，其餘各項，都以爲無足重輕，並且還要詆毀。就像誦漢學的人，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，就說是空言，或說是異學；講政事的人，看見專門求是，不求致用的學說，就說是廢物，或說是假古玩；彷彿前人說的，一個人做弓，一個人做箭，做弓的說：只要有我的弓，就好射，不必用箭；做箭的說：只要有我的箭，就好射，不必用弓。這是第二種偏心。（這句話，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，一項學術裏頭，這個說的是，那個說的非，自然要辯論駁正，不可模稜了就算數；至於兩項學術，就不該互相菲薄。）這兩項偏心去了，自然有頭緒尋出來。但聽了別國人說，本國的學說壞，依着他說壞，固然是錯；就聽了別國人說，本國的學說好，依着他說好，仍舊是錯；爲甚麼緣故呢？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

學問：就有幾分涉獵，都是皮毛。憑他說好說壞，都不能當做定論，現在的教育界，第一種錯，漸漸打消幾分；第二種錯，又是接踵而來。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，是最高的學派，中國人聽了，也就去講陽明學，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，但日本人于陽明學，並沒有甚麼發明，不過偶然應用，立了幾分功業，就說陽明學好。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，本來有應有不應，不是板定的。就像莊子說：「能不龜手一也：或以候，或不免于泮澼絖。」（不龜手，說手遇了冷不裂；泮澼絖，就是打絛。）本來只是湊機會兒，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。

· 明末東南的人，大半是講陽明學派，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，明朝就應該不亡。又看陽明未生以前，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。

遠的且不必說，像北宋种師道，是橫渠的弟子，用种師道計，北宋

可以不亡。南宋趙蔡是晦庵的再傳弟子，宋末保全淮蜀，都虧趙蔡的力。明朝劉基，（就是人人稱劉伯溫）的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，明太祖用劉基的策，就打破陳友諒。難道看了橫渠，晦庵，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，就可以立得功業麼？原來運用之妙，存乎其人。

· 莊子說得好：『豕零桔梗，是時爲帝。』（豕零，就是藥品裏頭的豬苓，意思說賤藥也有大用。）如果着實說去，學說是學說，功業是功業：不能爲立了功業，就說這種學說好；也不能爲不立功業，就說這種學說壞。（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，致用的方術，有效就是好，無效就是不好；學說就不然，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，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，不必問他有用沒用。）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，就說陽明學好，真是道聽塗說了。又像一班人，先聽見宋儒謗佛，最後又

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，就說佛學不好；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，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，就說佛學好；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。但基督教人，本來有門戶之見，並說不出自己學理論來；漢學人也並不着佛書，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；宋儒是看過佛書了，固然有許多人謗佛，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，沒有諱飾。本來宋儒的學說，是從禪宗脫化，幾個直認不諱的。就是老實說直話，又有幾個？裏面用了佛說，外面排斥佛說，不過是裝潢門面，難道有識的人，就被他瞞過麼？日本人的佛學，原是從中國傳去，有幾種書，中國已經沒有了！日本倒還有原版，固是可寶。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，並不能比中國人深，那種華嚴教，天台教的話，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。他所特倡的日蓮宗，真宗，全是宗教的見解，並沒有關係學

說的話，儘他說的好，也不足貴。歐洲人研究梵文，攷據佛傳，

固然是好；但所見的佛書，只是小乘經論，大乘並沒有幾種。有意

講佛學的人，照着他的法子，攷求言語歷史，原是不錯。（本來中國

玄奘義淨這班人，原是注意在此，但宋朝以後就絕了。）若說歐洲人

是文明人，他既學佛，我也依他學佛，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。胡亂

跟人，非但無益，並且有害。這是甚麼緣故？意中先看他是個靶

子，一定連他的壞處，也取了來。日本出家人都有妻，明明是不持

戒律，既信日本，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。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，不

是釋迦牟尼說的，（印度本來有這句話。）看不定的人，就說小乘好

，大乘不好，那就棄菁華取糟粕了。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

：周孔的經典，是歷史，不是談理的，所以真經典就是，偽經典就不

是。佛經是談理的，不是歷史，只要問理的高下，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？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：基督教純是宗教，理的是非，並不以自己思量爲準，只以上帝耶穌的所說爲準；佛經不過夾以幾分宗教，理的是非，要以自己思量爲準，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爲準。以前的人學佛，原是心裏悅服，並不爲看重印度國，推愛到佛經；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，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，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？又像一班無聊新黨，本來看自國的人，是野蠻人；看自國的學問，是野蠻學問；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，還說中國人民，最自由的人民；中國政事，是最好的政事；回頭一想：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，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，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，中國的學問，不是野蠻學問了！在學校裏邊，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？

有這一種轉念，原說他好，並不說他不好，但是愛教的人，本來胸中象一塊白絹，惟有聽受施教的話，施教的人，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，不該聽別人的話。何不想一想：本國學問，本國人自然該學，就像自己家裏的習慣，自己必定應該曉得，何必聽他人的毀譽？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，粗粗淺淺的人，到中國來，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，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，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。本來那邊學問很淺，對外人說的，又格外淺，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。古人說的，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。」（蠡本來應寫贏，俗寫作螺。意思說用贏殼去白海水，不能曉得海的深淺。）

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；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，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，但是翻書的人，能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？那個口

迷的中國人，又能夠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？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

，約略已有一千多年，究竟訓詁文義，不能明白：他們所稱爲大儒，這邊看他的話，還是許多可笑。（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，卻也可

取：因爲只案字比較，並不多發議論，其餘著作，不過看着當個玩具，並沒有可采處。近來許多目錄家，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，就看重

日本的漢學家，是大錯了。皇侃論語疏，王燭寶典，羣書治要幾部

古書，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籠子。）這個也難怪他們：因爲古書的訓

詁文義，從中唐到明代，一代模糊一代，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。以

前中國人自己尙不明白，怎麼好責備別人！後來日本人也看見近

代學者的書，但是成見深了，又是發音極不正當，不曉得中國聲音，

怎麼能曉得中國的訓詁？既然不是從師講授，仍舊不能冰釋理解，

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：王氏經傳釋詞，和康熙字典差不多。幾個老博士，翻騰幾句文章學說，不是支離，就是汗漫。日本人治中國學問，這樣長久，成效不過如此；何況歐洲人，只費短淺的光陰，怎麼能夠了解？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，德國人倒不然；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，這句話，也有幾分合理。日本人對着歐洲的學說，還不敢任意武斷，對着中國的學說，只是亂說亂造，或者徐福東來，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，這個遺傳性，至今還在？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謬，到底時候太淺，又是沒有師授，總是不解；既然不解，他就說是中國學問，比天還要高，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為榮。古人說，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，「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麼？」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，一個門外漢，對着我極口稱贊，又增甚麼聲價呢？聽了門外

漢的品題，當作自己的名譽，行到教育一邊，也有許多毛病：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，斗方名士的謬語，傳到那邊，那邊附會了幾句，又傳到這邊，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；也有這邊高深的話，傳到那邊，那邊不能了解，任意胡猜，猜成了，又傳到這邊，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，就把向來精深確實的話，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。這個結果，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。幾位朋友，要問這種憑據，兄弟可以隨意舉幾件來。

(一) 日本人讀漢字，分爲漢音，吳音，唐音，各種。却是發音不準，並不是中國的漢音，唐音，吳音，本來如此，不過日本人口舌崛強，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。現在日本人說，他所讀的，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，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。我對就對那個人說，中國的古

音，也分二十幾韻，那裏像日本發音這樣簡單？古音或者沒有憑據

，日本人所說的古音，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。你看廣韻現在，從

廣韻追到唐朝的唐韻，隋朝的切韻，並沒有甚麼大變動。照廣韻的

音切切出音來，可像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麼？那個人說，怎麼知道

廣韻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？我說，一項是聲紐，（就是通稱字

母的。）兩項是四聲，從隋唐到現在，並沒有甚麼大改，日本可有四

聲麼？可有四十類細目麼？至於分韻，元明以來的聲音，比廣韻

減少，却比日本還多。日本人讀漢字，可能像廣韻分二百六韻麼？

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，小販做工的人，都會胡亂說幾句英語：從

來聲音沒有讀準，假如幾百年後，英國人說，「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

了，倒是中國沿海的人，發得出英國的舊音」，你想這句話，好笑不

好笑？

(二)日本人常說，「日本人讀中國的古文就懂得，讀中國的現行的文，就不懂得：原來中國文體變了，日本人作的漢文，倒還是中國的古文，『這句話，也頗有人相信，我說：日本的文章，用助詞非常的多，因為他說話裏頭助詞多，所以文章用助詞也多。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，就是宋元明三朝，所以日本人拿去強擬，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，用助詞並不多。日本可能懂得麼？至於古人辭氣，和近來不很相同：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，還不能盡解，更何論日本人？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，近來馬建忠分爲八品，做了一部文通，原是用文法比擬，却並沒有牽強，大體雖不全備，中國的詞，分起來，總有十幾品，頗還與古人辭氣相合：在中國文法書裏邊，也算錚錚佼佼了

！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，又做一部漢文典，援引古書，也沒有文通的完備，又拏日本詰誦聲牙的排列法，去硬派中國文法，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，比馬氏好得多，因為馬氏不錄宋文，兒島兼錄宋文；不曉中國的文法，在唐朝早已完備了，宋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，錄了有甚麼用？宋文也還可讀，照着兒島的排列法，語勢蹇澀，反變成文理不通，比馬氏的書，真是有霄壤之隔，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，唉！真是迷了。日本幾個老漢學家，做來的文字，總有幾句不通，何況這位兒島學士，現在不用拏兩部書比較，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，看他語氣順不順，句調拘不拘？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，看他點得斷點不斷？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！

(三)有一個英國人，說中國的言語，有許多從外邊來，就像西瓜

，蘆菔，安石榴，蒲桃，（俗寫作葡萄，）是希臘語；師子是波斯語；從那邊傳入中國。這句話，近來信的雖不多，將來恐怕又要風行。

• 要曉這種話，也有幾分近理。却是一是一非，要自己檢點過，中國本來用單音話，鳥，獸，草木的名，却有許多是複音話。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，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，各自有義，必不是從外國來。如果兩字不能分解，或者是從外國來。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產，原是從西域取來，枝葉既不像蒲，果實也不像桃，喚做蒲桃，不合中國語的名義，自然是希臘語了。師子，安石榴，也是一樣。

像西瓜就不然，瓜是蔬物的通名，西瓜說是在西方的最好。兩個都有義，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，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。蘆菔也是中國土產，說文已經列在小篆，兩個字雖則不能分解，鳥獸草木的

名，本來複音語很多，也像從中國傳入希臘，不像從希臘傳入中國。至於彼此談話，偶然一樣，像父母的名，全地球沒有大異。中國稱兄做昆，轉音爲哥；鮮卑也稱兄爲阿干。中國稱帝王爲君，突厥也稱帝王爲可汗。中國人自稱爲我，拉丁人也自稱爲愛伽。中國吳語稱我輩爲阿旁，（洛陽伽藍記，自稱阿儂，語則阿旁。）梵語也稱我輩爲阿旁。中國稱彼爲他，梵語也稱彼爲多他。中國嘆詞有嗚呼，梵語也是阿蒿。這種原是最簡的語，隨口而出，天籟相符，或者古來本是同種，後來分散，也未可知？必定說甲國的語，從乙國來；乙國的話，從甲國去；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。（像日本許多名詞，大半從中國去，蒙古的黃台吉，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；滿洲的福晉，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；這種都可以決定：因爲這幾國都近

中國，中國文化先開，那邊沒有名詞，不得不用中國的話，所以可下斷語。若兩國隔絕得很遠的，或者相去雖近，文化差不多同時開的，就不能下這種斷語。有人說中國象形文字，從埃及傳來；也有說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，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；這種話全然不對。象形字就是畫畫，任憑怎麼樣草昧初開的人，兩個人同對着一種物件，畫出來總是一樣。何必我傳你，你傳我？干支二十二字，甲，己，庚，癸，是同紐，辛，戌，是同紐，戊，卯，未，古音也是同紐，譬如干支就是字母，應該各字各紐，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，怎麼可以當得字母？這種話應該推開。

(四)法國人有句：話說中國人種，原是從巴比倫來。又說中國地方，本來都是苗人，後來被漢人驅逐了，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，近

來細細攷證，曉得實在不然。封禪七十二君，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，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。因為穆天子傳裏面談的，頗有幾分相近；但說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，到底不然。只看神農姜姓，姜就是羌，到周朝還有姜戎，晉朝青海有個酋長，名叫姜聰，看來姜是羌人的姓，神農大概是青海人；黃帝或者稍遠一點，所以山海經說在身毒，（身毒就是印度，）又往大夏去采竹，大夏就是唐代的覩貨邏國，也在印度西北，或者黃帝是印人，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，遠不過印度新疆，近就是西藏青海，未必到巴比倫地方。至於現在的苗人，並不是古來的三苗；現在的黎人，並不是古來的黎。三苗九黎，也不是一類的，三苗在南，所以說左洞庭，右彭蠡；九黎在北，所以尙書，詩經，都還說有個黎侯，黎侯就在山西。蚩尤是九黎

的君，（漢朝馬融說的，）所以黃帝從西邊來，蚩尤從東邊走，趕到涿鹿，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，才決一大戰。如果九黎三苗，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，應該在南方決戰，爲甚麼到北方極邊去，難道苗子與韃子雜處？三苗是縉雲氏的子孫，（漢朝鄭康成說的，）也與苗子全不相干，近來的苗人黎人，漢朝稱爲西南夷，苗字本來寫髣字，黎字本來寫俚字，所以從漢朝到唐初，只有髣俚的名，從無苗黎的名。後來人強去附會尙書就成苗黎，別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，聽中國人隨便講講，就當認真：中國人自己講錯了，由別國去一翻，倒反信爲確據，你說不要笑死了麼？

（五）法國又有個人說，易經的卦名，就是字書。每爻所說的話看都是由卦名的字，分出多少字來。這句話，頗像一百年前焦循所

講的話。有幾個朋友也信他。我說他舉出來的字，許多小篆裏頭

沒有，豈可說文王作周易相時候，已經有這幾個字？況且所舉的字

，音也並不甚合，在別國人想到這條路上，也算他巧思，但是在中國人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，豈可當他實在？如果說他說的巧合，所

以可信，我說明朝人也有句話，比法國人更巧：他說四書本來是一

部書，論語後邊說，『不知命』，接下中庸，開口就說：「天命之謂

性，」中庸後邊說，「予懷明德」；接下大學，開口就說：「在明明

德」；大學後邊說：「不以利爲義，以義爲利也」；接下孟子開口就

說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曰仁義而已矣。」這倒是天然湊合，一點沒有

牽強。但是信得這句話麼？明末人說了，就說他好笑，法國人說

了，就說他有理：不是自相矛盾的麼？

上面所舉，不過幾項，其餘也舉不盡。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，

我們不能取來做準，就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，拏別國的事蹟來比附，創一種新奇的說，也不能取來做準；強去取來做準，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，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，並且捏造事蹟。（捏造事蹟，中國向來沒有的，因為歷史昌明，不容他隨意亂說；只有日本人，最愛變亂歷史，並且拏小說的假話，當做實事。比如日本小說裏頭，說源義經到蒙古去，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，公然形之筆墨了。中國下等人，相信三國志演義裏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，當做真實，在略讀書的人，不過付之一笑。日本竟把小說的鬼話，踵事增華，當做真正事實，好笑極了；因為日本史學，本來不昌，就是他國正史，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，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，後

來人竟當做眞歷史，這種笑柄。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！）舞弄條例，都可以隨意行去，用這個做學說，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；用這個施教育，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，就使沒有這種弊端，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，施教育的跟著他的話施，受教育的跟著他的話受，也是不該！上邊已經說了，門外漢極力贊揚，並沒有增甚麼聲價，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尙的時候，說支那學好；風尙退了，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；難道中國的教育家，也跟著他旅進旅退麼？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，許歐洲人來遊學，使中國的學說，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，固然是好；但因此就覺得增——許多聲價，却是錯了見解了。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，不可像賣古玩一樣：一時許多客人來看，就貴到非常的貴；一時沒有客人來看，就賤到半文不值。自國的人，該講自國的學問

，施自國的教育；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，貴也是要用，賤也就要用，只問要用，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。後來水越治越清，火越治越明，柴越治越燥，米越治越熟，這樣就是教育的成効了。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，在教育一邊，本來應該取來補助，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，說別國的好學說，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。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，也不可攘人之善，棄己所長，攘人之善，都是島國人的陋見，我們泱泱大國，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！

六 論諸子的大概

現在人把一切的書，分做經，史，子，集，四部。這個是起於

一千五百年前晉朝 荀勗。以前却並不然：漢書藝文志，從劉歆七略

來出，把一切書分做六部。其中諸子，兵書，數術，方技，四部，

現在統統叫做子書。六部中間，子書倒占了四部，可見當時學問的

發達了。當時爲甚麼要分做四部呢？因爲諸子大概是講原理，其

餘不過一支一節，所以要分。（但縱橫家，也沒有理）流傳到現在，

兵書只存了孫子，數術只存了山海經，方技只有黃帝素問，扁鵲難經

還在，也難免有後人改竄：惟有諸子存留的還多！到底是原理恆心

，永遠不變，一支一節的，過了時，就不中用，所以存滅的數不同，

諸子也叫做九流。漢朝太史公司馬談，只敍六家，就是道家，儒家·法家·名家·墨家·陰陽家。劉歆做七略，又添敍了四家：就是農家，縱橫家，雜家，小說家。合起來是十家。因為小說家是附錄，所以叫做九流。為甚麼稱家為流呢？古來學問都在官：民間除了六藝·就沒有別的學問。到周朝衰了，在官的學問，漸漸散入民間，或者把學問傳子孫，或者聚徒講授，所以叫做家。九流就是九派的意思：流字古書上不見，家字在孟子裏頭已經說：「法家拂士；」荀子裏頭也說：「小家紛說；」莊子裏頭也說：「大方之家。」大概六國時候，喚做家，漢朝才喚做流，

古來學問都是在官，所以七略說：「儒家者流，出於司徒之官；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；陰陽家者流，出於羲和之官；法家者流，出於

理官，名家者流，出於禮官；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廟之官；縱橫家者流，出於行人之官；雜家者流，出於議官；農家者流，出於農稷之官；小說家者流，出於稗官。——固然有些想像，也有幾個有確實憑據。——道家成氣候的，到底要算老子。老子本來做徵藏史，所以說道家本於史官。墨子的學派，據呂氏春秋說，是得史角的傳授，因為魯國想要郊天，（在南郊祭天，叫做郊天，）求周朝允許他，周朝就差史角去，自然史角是管祭祀的官，所以說墨家出於清廟之守。這兩項都是有真憑實據。但是七畧裏頭，道家一個是伊尹，伊尹在商朝初年，墨家頭一個是尹佚，尹佚在周朝初年；並不是周末的人，倒不能不使人起疑問。原來伊尹，尹佚的書，並非他自己做成，只是後來人記錄一點兒，所以說九流成立的時候，總在周。

九流裏頭，老子不過是一流。但是開九流著書的風氣，畢竟要算老子。況且各家雖則不同，總不能離開歷史：沒有老子，歷史不能傳到民間；沒有歷史的根據，到底不能成家。所以老子是頭一個開學派。有人說諸子所說的故事，有許多和經典不同：怎麼說九流都有歷史的根據？這個也容易解說。經典原是正史，只爲正史說的事跡，不很周詳，自然還有別的記錄。記錄固然在官，在官的書，也有流傳錯誤，況且時代隔了長久，字形訓詁，也不免有些走失，所以諸子說的故事，許多和經典不同，並不是隨意編造。

九流分做十家，儒家，道家，法家，名家，都有精深的道理。

墨家固然近宗教，也有他的見地。經上經下兩篇，又是名家的開山

。這五家自然可貴了。縱橫家只說外交，並沒甚麼理解。農家

只講耕田。陰陽家只講神話。小說家錄許多街談巷語。雜家鈔集別人的學說，看來這五家不能和前五家並列。爲什麼合在一起？因爲五家都有特別的高見，也有特別的用處，所以和前五家並列。就像農家有君臣並耕的話。小說家宋趼，有不鬪的話，有弭兵的話，都是特創的高見。雜家是看定政治一邊，不能專用一種方法，要索取各家的長，斟酌盡善，本來議官應該這樣。陰陽家別的沒有好處。不過騶衍說的大九州，很可以開拓心胸。後來漢武帝取三十六國，滅大宛，通印度奄蔡，（奄蔡大概是露西亞地界）只爲看了騶衍的書，才得發出這個大主意來。（鹽鐵論裏頭說的）縱橫家的話，本來幾分像賦，到天下一統的時候，縱橫家用不着，就變做詞賦家，本來古人說，「誦詩三百，可以專對，」可見縱橫家的長技，也是從

詩賦來。所以屈原是賦家第一人，也就爛於辭令。漢朝初年，鄒陽，枚乘，幾個人，都是縱橫家變成賦家的魁首。漢朝一代文章，大半是由縱橫家變來。從子書的局面變成文集的局面，全是縱橫家做個樞紐。這就是特別用處。所以十家並列，並沒有甚麼不稱，現在的分部，兼有諸子，兵書，數術，方技，四部。古來分，近來合，原沒有甚麼不可。不過做目錄的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且看子部裏頭，本來沒有釋道；從梁朝阮孝緒做子錄，添了佛錄，道錄，兩種，後來隋書經籍志，佛道兩家，還錄在經史子集四部以外。以後的目錄，佛道也收入子部，却是佛藏道藏的書，並不全采，不過偶然雜采幾種，已經不如隋書遠了。究竟後來的道經，和老子，莊子，道家，並不混亂。像歐陽修，宋祁修唐書，都還明白這個道理。

因爲道經本是張道陵開頭，雖則託名老子，到底和老子不相干；況且晉朝葛洪，好講鍊丹，倒還痛罵老莊，老子說的：「吾所以有大患，爲吾有身；若吾無身，吾又何患？」莊子說的：「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爲天。」和道士求長生的意見，截然相反。怎麼能合做一家？若爲張道陵託名老子，就把道家道士看成一樣，那麼道藏裏頭，連墨子韓非子去都收也。也好說古來的九流，個個都是道士麼？不曉怎麼樣，萬斯同修明史，把老子，莊子的注解，和道士的書錄在一塊。近來的四庫提要，也依着這種謬見。真是第一種荒唐了。又像小說家雖然卑近，但是七略所錄，鬻子，宋子，青史子，周紀，周考，都在小說家。 隋書經籍志所錄，辯林，古今藝術，魯史欵器圖，器準圖，都在小說家。大概平等的教訓，簡要的方志，常行的

儀注，會萃的劄記，奇巧的工藝，都該在小說家著錄。現在把這幾種除了，小說家裏面，只剩了許多閒談奇事。試想這種小說，配得上九流的資格麼？這是第二種荒唐了。古來的九流，近來雖不完全，但看隋經籍志，名家只有四部書，墨家只有二部書，縱橫家只有兩部書，也還各自分開，並不爲書少了，就勉強湊做一堆：近來人不管合得合不得，一把叢送在雜家圈子裏。章學誠說的：『驅蛇龍而放之菹，』這是第三種的荒唐了。要把子部目錄，細細整理，就不是劉向父子出來，總要有王儉阮孝緒的學問，才彀得上，斷不是紀昀，陸錫熊這班人所能勝任的。

七 中國文字略說




(一) 中國文字的源流

中國開化頂早。——在四五千年以前，——有一個皇帝，——叫做伏羲氏。他做了八個卦。就是三乾（天）二坤（地）三坎（水）三離（火）三艮（山）三震（雷）三

兌（澤）二巽（風）右邊注的，是卦的名目，這八個卦，就是中國文字的起原。不過

過上古的時候，沒有歷史，并且事物還簡單，所以這八卦，爲甚麼緣故，要畫這樣一個形象？却無從知道。伏羲氏死了之後，便是神

農氏做皇帝；那個時候，社會漸漸開明，事物比以前要多了，那簡單的八卦，漸漸裏不夠用起來了。所以到黃帝的時候，有一個倉頡，便照着萬物的形像。造起字來，譬如日字作☉，象太陽的形像；月字作☾，象月亮的形像；鳥字作𪇐，魚字作魚，象鳥魚的形像；象

月亮的形像；鳥字作，魚字作，象鳥魚的形像；草字作，木字作，象草木的形像；這些是頂早造的字，就叫做「象形」字。但是有形可以象的，才可以造象形字，況有形可以象的，便又想出一套法子來：譬如上字作，上字作，立字作，上下立這些字，都是沒有形可以象的，於是假定一畫做個標準；在一畫上面豎，便是上字；在一畫下面豎，便是下字；至於立字這一畫，又把他當做地的記號，上面寫個字，大是古文的大字，大字本來的意義，就是人字，彷彿是人立在地上的樣子；這種叫做「指事」字，意思是說指着這事體的樣子，看了這個假定的形像，可以曉得這個字的意義。後來還有「會意」字，是把幾個字合成一個字，這幾個字的意義，就是這合成的一個字的意義，譬如天字從一，大，兩個字，就是說天是第一樣大的東西，沒有第二樣東西

能比他的，初字的意義，是起頭裁衣服，所以從刀衣兩個字，就是說拏把刀去裁衣服的意思。休字的意義，是說人休息，所以從人木，兩個

字，就是說人坐在樹木底下休息的意思。老字的意義，就是老年人，

所以從人，毛，匕。

現在楷書寫老字，筆畫都錯，照正體，應該寫做𠂔字。

就是說人到老了，他身上

的毛，如眉毛，鬍鬚，頭髮這些東西，都要從黑顏色變化做白顏色的

意思。

匕字就是變化的「化」字的正體。

這「象形」，「指事」，「會意」，三種字，都是從形

像意義上頭造出來的。但是社會上的事體，是一天多一天，形像意義

，是有不夠用的時候，於是又造出一種「形聲」字來。甚麼叫做形聲

字呢？就是一邊寫這字的形像，

就是意義

一邊寫這字的聲音。譬如蘇字，

本義是紫蘇，是草類的東西，所以從艸，

艸字就是草木的「草」字的正體。

是個形；聲音

和穌字一樣，所以從穌，是個聲。喉字本義是喉嚨，喉嚨在嘴裏邊，

所以從口，是個形；聲音和侯字一樣，所以從侯，是個聲。響字本義是音響，所以從音，是個形；聲音和鄉字一樣，所以從鄉，是個聲。餌字本義，是粉做的餅，可以吃的，所以從食，是個形；聲音和耳字一樣，所以從耳，是個聲。自從這形聲字一造，一切的東西，都可以有名目了。這是因爲無論甚麼事物，總有個意義，所以總可以有個字去配他做形。一切事物，都是先有聲音，才造文字，所以這字的聲音叫甚麼，便可以把一個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聲。此外還有「轉注」，「假借」，兩種，我在上面已經說明。合起來叫做六書。這便是中國造文字一定不可變的規則。試把古今書籍裏邊所有的字，一個一個看去，個個字都不能逃出這六條公例的。這六條公例，固然不是倉頡一個人造出來的，不過倉頡第一個造字，先有了象形，以後逐漸加備，

到了形聲的例一設，便把本國事物的名目，逐漸造完備了。假借的例一設，便無論後來新造的東西，新發明的道理；和九州萬國的事物，中國古來所沒有的，都可以用他字的意義去引申，借他字的聲音做標記一一寫將出來來。且說倉頡那時候雖然造了文字，但是上古的時候，還是酋長政治，天下沒有統一；兼之那個時候；還沒有記字的書，所以寫法却還沒有一定。到了周朝初年，雖現在大約有三千年光景教育大興，小孩子八歲，就要進小學校。頭一步就是教他識字，便把六書的規則教給他。所以周朝的時候，有學問的人很多，就是人人識字的緣故。後來周宣王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叫做史籀，他又造了一種字，名目叫做「大篆」，又叫「籀文」。他把他造的這一種大篆，做成一部書，名叫「史篇」。這個書，到漢世祖的時候，已經少了一小半，後來漸漸裏一點一

點亡完了。現在這個書早已沒有了。他這書的字體，和古文有些不同

。倉頡以來到史籀以前所造的字，都叫做古文。這書現在雖然沒有，但是說文解字是一部書的名目，請看下文，便可知道。

裏邊，却還收了許多。大概比了古文的字，筆畫總要來得繁多。據在下看來，大約這以前的字，各人各造，止要合着六書的規則，至一個字的寫法，却你這樣造，我那樣造，沒有一定的形體。所以一國的文字，大約還不能統一。這史籀看了，覺得有些不能普及，所以把一個字有許多寫法的，聚合各種異體，寫成一個有定的形體：既然這樣做法，他這文字的偏旁配合，都要有一定的規則，不是隨便省幾筆，做幾點記認，便可以敷衍的，自然這筆畫不得不繁多了，這也是一定的道理。論起來，這史籀在中國文字上，是很有一番整齊統一的功勞的。但是後來孔子寫六經，左丘明寫春秋左傳，都仍舊用古文，不用

大篆這個緣故，或者因爲是近人所造的字，不能據了改古來的書，是這個意思，也未可知。

孔子和左丘明，雖史籀不過三百年光景，

史籀之後，過了四百多年光

景，已經到周朝末了的時候，那時周朝的王，是沒有一點權力，天下大亂，諸候中間，有韓，趙，魏，燕，齊，楚，秦七國，都是很強大的，國國都想滅了別國，自己做皇帝，平日講求的，是用兵打仗，恨古來聖人所講的道理，和他自己這種強盜行徑合不上，於是便把那些書籍俗寫盤作丟掉了，一切制度，法律，政治，都隨意亂改，不照古來的樣子，就是說話和文字，也是各自改變，不遵周朝頒定的用。這樣攪了一二百年，末了便是秦國出來滅了周朝，又滅了韓，趙，魏，燕，齊，楚六國，一統天下。那時秦朝的宰相，叫做李斯，他跑了出來統一文字，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事。但是這李斯却不能復古文大篆

，不過拏秦國的文字，做個標準，凡各處的文字，和秦文不同的，一概都廢掉。這種字，就叫做「小篆」。

所以叫做小篆的緣故，因為小篆的筆畫就是拏史籀的大篆來改少一點，其實就

是大篆的省，李斯自己便做了一部「倉頡篇」，同時還有一個趙高做了一部寫罷了。

「爰歷篇」，胡毋敬做了一部「博學篇」，這三部，都是小篆的字書，

一共三千三百個字。後世總稱叫「倉頡篇」，這書現在也沒有了，但

是近世有人，把別的書裏邊有引「倉頡篇」的集在一起，雖然不是完

全的書，也還可以見其一斑。大約小篆

就是秦文

的字，就是這一點了。李

斯雖則拿小篆來統一文字，但是那時「史篇」這部書却還在，所以大

篆沒有廢滅。

古文却在那時滅了

又小篆的文字，和古文大篆，也都相通，有小

篆從古文大篆的字：譬如於字，本來是古文的烏字，小篆有煙菸字從

於。其字，本來是大篆的箕字，小篆有期斯等字從其。小篆既然有從

古文大篆的字，便可見小篆也不是隨意亂造，不合古法的，還有古文大篆從小篆的字：譬如唐字古文作嗚，這口易兩個字，都是小篆，遷字古文作栖，這手西兩個字，都是小篆，舖字大篆作灑，這浦皿兩個字，都是小篆，駕字大篆作格，這牛各兩個字都是小篆，驟然一看，這小篆既是在古文大篆以後的東西，怎麼古文大篆反會去從他？這就更可知小篆的字，並非秦人妄造，有許多都是沿用古文大篆的字不改，上面所列口，易，手，西，浦，皿，牛，各，這些字，既是古文大篆去從他，自然本來是古文大篆，小篆不過沿用不改罷了，且說李斯用小篆統一文字以後，那時秦始皇正在燒書坑儒，厲行專制的時候，官吏奏事極多，平人動不動便要坐牢殺頭，刑罰的事情，也一天多似一天，於是有一個人，叫做程邈，造出一種「隸書。」來。是把小篆

的體，隨意增減。這條例一開，從此便把造六書的精意破壞了。因爲篆字古文，大篆，小篆，都是造的時候，或象形，或指事，或會意，或形聲，這字寫成這樣一個形像，總是有意義，合着六書中間的一種，決不是隨隨便便，亂寫幾點幾畫，可以算數的。隸書便不然了！隨便拏起一個篆文來，少寫幾筆，多寫幾筆，都沒有甚麼不可以。於是形也不象，事也不知所指，意也會不成。形聲的字，或形是聲錯，或聲是形錯。譬如◎字本來很象太陽的形狀，隸書寫方了，變做日字，便不象了。ㄩ字本來很象月亮的形狀，隸書寫長方了，變做月字，便不象了，昏字本來很象鳥的形狀，隸書寫方了，已不象形；又把匕形變做𠂇，於是兩隻腳的鳥，變做四隻腳了。半字本象前面看牛的樣子，凵形是兩隻牛角，隸書寫做牛，於是把兩隻角做成一隻角，並且切斷的了。這是

形不象的。甘字本從口含一，本來是說好吃的東西；一是指事，就是那樣好吃東西的記號，隸書變做甘，把口字變做廿字了。交字本是一種阜隸的衣服，從衣，因為這一種衣服上，有一點記號，所以在衣字底下畫做記號，隸書變做卒，變從十字，便看不出記號了。這是事不知所指的。弔字從人拏弓，因為上古時候，還沒有棺材，人死了，便埋在曠野，恐怕有鳥獸去吃他，所以人家來弔喪的，都帶了弓來，相幫趕鳥獸。隸書變做弔，祇有弓，不見帶弓的人了。𠂔字本來的解說，是「中國人」，從頁就是古文從白象，從夕象。合頭和手和脚，就是一個人的意思，隸書變做夏，有頭脚沒有手了。這是會不成意的。飲字從欠是形，從會是聲，隸書作飲，變會爲食，聲錯了。弄字從夭是形，從卉是聲，隸書作奔，變夭爲大，形錯了。賊字從戈是形，

從則是聲，隸書作賊，變成從貝，從戎，形聲都錯了。禾字從禾是形，從干是聲，隸書作年，禾干都看不見了。這是形聲不對的。照這樣看來，豈不是程邈造隸書，實在是中國文字界的大罪人麼？

但是他造的意思，原是給官府衙門裏的差人阜隸用的，所以叫做隸書。我想隨便遞張呈子，寫篇口供，本來不是學問上規規矩矩的上等事情。就是這樣求其省快，胡亂寫寫，原也不妨。無如秦朝亡後，到了漢朝，地保做皇帝，屠戶做將軍，不知道學問是甚麼東西？竟因陋就簡，把這種差人阜隸寫的字，當做正正經經的用場。無論詔書，律令，歷史，古書，都用隸書寫。篆書雖沒有廢，却並不當做正經用。所以到漢中宗的時候，共和前七百八十年光景這些學士大夫，已經連小篆都不能識得。那時祇有五個人能夠讀秦朝的倉頡篇。這五個人，第一個是齊人，姓名

却已無從曉得。還有四個：叫做張敞，杜業，爰禮，秦近。到漢平帝

的時候，

共和前八百四十多年光景

叫爰禮這些人來解說古篆文字，那時有一個人，

叫做楊雄，就做了一部「訓纂篇」。從「倉頡篇」以來的正體字，都收

在裏邊了。從「倉頡篇」到「訓纂篇」一共有七部書：（一）倉頡篇

；（二）爰歷篇；（三）博學篇；（四）凡將篇；司馬相如做的（五）急就篇史游做的（六）

元尙篇；

李長做的

（七）訓纂篇。其中急就篇和元尙篇所收的字，都是倉頡

篇裏邊所有的字。凡將篇稍微多幾個，但是訓纂篇裏邊，必定都已收

了進去。所以祇要說倉頡篇訓纂篇，那便連凡將篇，急就篇，元尙篇

都包括在內了。

倉頡篇這個名目，包括爰歷篇博學篇兩種，上面已經說過了。

楊雄之後，班固，賈魴，又

有著作。班固的書，分十三章，沒有名目。賈魴的書，叫做「滂喜篇

」，這上面所列的甚麼篇，甚麼篇，從「史篇」起到「滂喜篇」止，大

都是四個字一句，或是七個字一句，和現在的千字文差不多。這許多書中間，祇

有急就篇現在還在。開頭是七個字一句，底下是三個字一句，底下又是七個字一句，末了又是四個字一句。別的書裏邊有引倉頡篇的，都是四個字一句。有引凡將篇的，都是七個字一句。大概還有這幾部，也是差不多的。因為這些書，都是給小孩子識字的時候讀的，要他容易上口，所以句子都有一定。此外還有「爾雅」「小爾雅」「方言」

楊雄「釋名」劉熙「廣雅」張揖這些書，都是專解釋古書中間文字的意義。現在要看古書，明白古來文字的意義，這五部書都是很有用的。

這五部書現在都還在。但是這五部書祇講古書文字的意義，至於這個書在六書上頭是屬於那一種？造這個字的時候，是個甚麼解說？却沒有講到。共和

前九百四十一年漢和帝永有一個許慎，他據倉頡篇以下的小篆，史篇裏

的大篆，那時候史篇雖然缺壁中書古文在秦朝時候已經亡滅，前面已經說過了；但是少，却還沒有亡完。壁中書古文用古文寫的六經，還藏在孔子家裏，漢朝的時候，

有一個魯恭王，毀掉孔子的房子，於是六經便發見了出來，古文又重複被人家看見了。和鐘鼎上面刻的古文，這三種取

西合攏來，做成一部說文解字，照字的形，分做五百四十部；譬如類裏邊的字，字形必定從艸，便歸在艸字部裏；關乎一個人行爲的字，字形必定從人，便歸在人字部裏；關乎說話裏的字，字形必定從言，便歸在言字部裏；這艸，人，言這些字，叫做部首。部首一共五百四十個字，所以成爲五百四十部。這五百四十部的分法，精確之至！後來無論再做甚麼字書，一部都不能加減他的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因爲中國的文字，到小篆時候便完全，無缺現在所用的字，總逃不出「說文解字」這一部書，雖然有許多現在用的字，「說文」裏邊沒有，但是這個是後來人沒有學問，隨意亂造的。要知道無論文言白話，書上寫的，嘴裏說的，到說文裏去尋，總有一正體字在裏邊。譬如這個字的「這」字，說文正體作「者」；怎麼的「怎」字，說文正體

作「曾」；「腔套」兩個字，說文正體作「𦉳𦉳」；「丟」字，說文正體作「𦉳」；「甩」字說文正體作「𦉳」。這些市井俗語的字，說文裏邊還尋得出正體，更何況正正經經的書裏邊，間或有幾個說文所沒有的字，豈有反尋不出正體的道理麼？說文裏邊收的字，既然完全無缺，不能加減，自然他分的部，也一部都不能加減的了。說文沒有出以前，雖然有文字，却沒有一部可以查字的書。倉頡篇，爾雅這些書，以祇可記單字，和書上的解說，要查他的字形和本義，便沒有法子想。自從這位許先生做了這部說文，從此字的形體，在六書上屬於那一類？和造這字時候最初的本義，一一都明白了。人家要查字，隨時可以按部去尋，所以論到古來在文字上有大功勞的，一共是三個人：第一個是倉頡，字是他造的，伏義畫八卦，那所以造文字的第一個人，總要推倉頡了。這是不消說得了！第二個是史籀，其時文字異體太多

，他造了大篆出來統一，這在文化普及上是很有大功勞的。第三個就是許慎，他創這分部的例，把文字的形體和本義，都弄明白，這也是有大功勞的。至於李斯這些人，便講不上甚麼功勞了。程邈第一個創造隸書，破壞六書精當的規則，雖然他祇叫差人，阜隸，胡亂用用，至於正經行用，是漢朝人沒有學問，不關他的事，但是他儻然不造，漢朝人又從那裏用起？所以論到罪魁禍首，程邈在文字上，總要算他一個大罪人了！

李太英的白話文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5395B

一四六

章太炎白話文

定價 五角
外埠加寄費一成

——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——

著者 章 太 炎

編纂者 吳 齊 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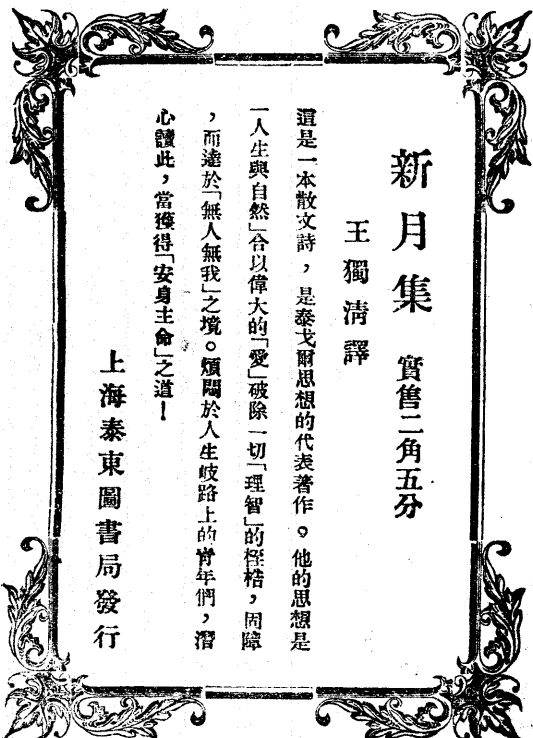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

分局 南 京 長 沙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八版



新月集 實售二角五分

王獨清譯

這是一本散文詩，是泰戈爾思想的代表著作。他的思想是「人生與自然」合以偉大的「愛」破除一切「理智」的桎梏，周障，而達於「無人無我」之境。頹關於人生歧路上的青年們，潛心讀此，當獲得「安身主命」之道！

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

7339